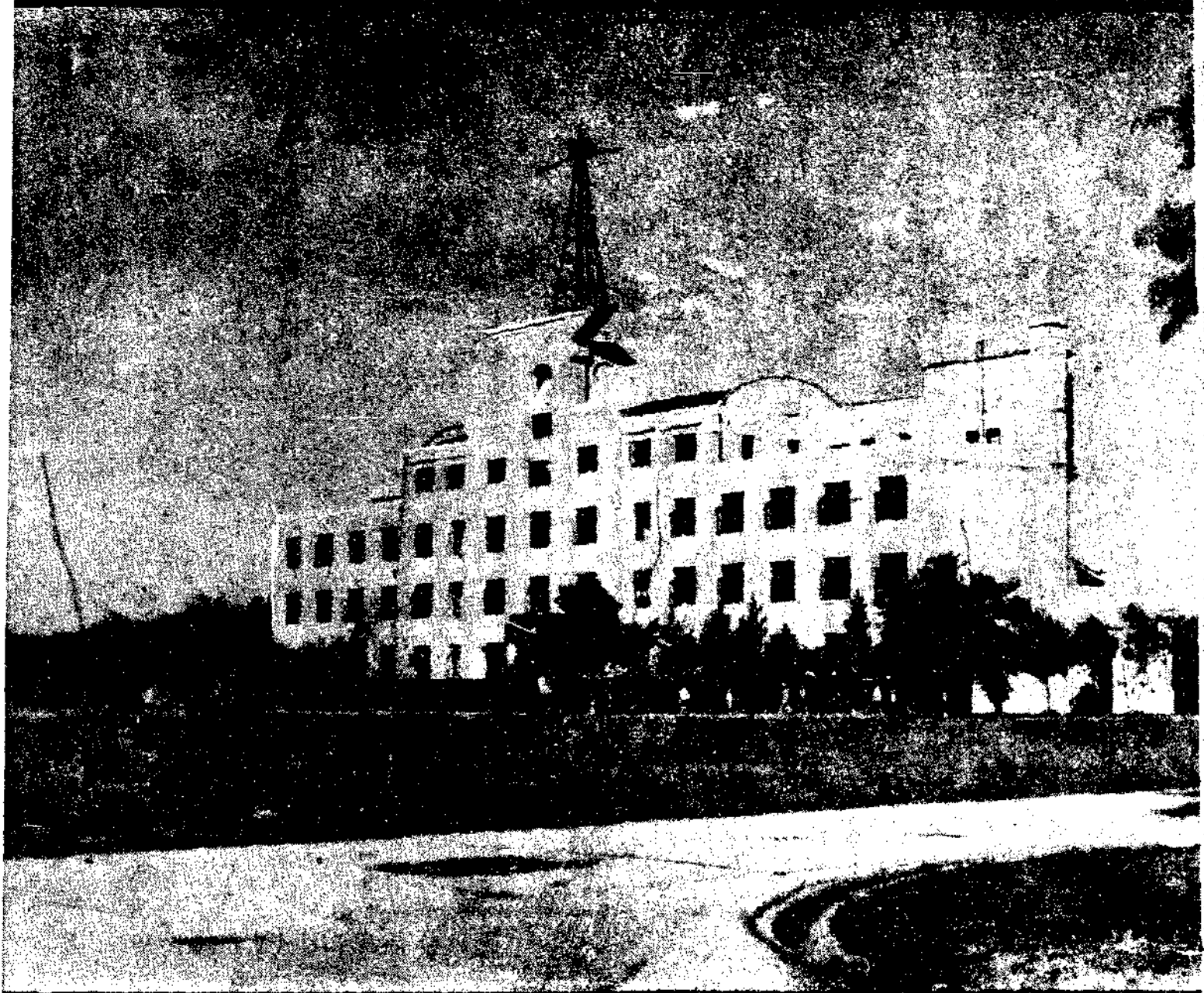


中國的空軍

CHINESE AIR FORCE



94 紀念第七屆空軍節

目 錄

	空軍軍官學校之大門	(封面)
圖 畫	高烈士志航及其家屬	1
	抗戰初期殉國烈士選輯	2
	「八一四」笕橋空戰戰利品	4
	文內插圖	
	中國空軍抗戰史	5
	留美空軍返國人員慰問記	葉逸凡 12
	虎爪餘痕 (三)	傅丘平 14
	宜昌上空搏戰記	古卜靈 16
	防禦原子彈的新武器	魯書 18
	空軍第一關	銀羽 19
	通盤籌算建立大空軍	孤槐 22
	從軍十年記 (下)	楊槐 24
	九年以後 (四)	陶雄 27
	補白二則	捷夫

中國的空軍

第九四期

三十五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南京白下路東昇里二號

社長：簡樸

副社長：朱祖蔭

主編人：鄧瀾禹

編輯：陳榕甫

本册零售五百元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預付法幣二千元

總經售：百新書店

總店上海四馬路中
分店上海河南路中

高烈士志航及其家

通化人 曾在法國習飛
 行 後又赴意大利考察
 航空 知名於時 歷任
 航校教官 教導總隊總
 隊附 新進多出其門
 七七後改任指揮任務
 為赫赫有名之四大隊首
 任大隊長。「八一四」
 緒戰 首創勝利；轉戰
 各地 立功最偉。二十
 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駐周家口 遇空襲 駕
 最後一機起飛 被炸殉
 國 時年僅三十。同胞
 為紀念其功勳 至今仍
 稱四大隊為志航大隊



高烈士遺像



高烈士所駕駛之飛機



此為高烈士於某次空戰負傷後所攝



高烈士之老父



高烈士與戰友李桂丹烈士



戰 捷 空 烈 國

文 海 閻



閻 雲 任



雲 鴻 梁



顯，以，航，領，湯，苦，烈，士，下，生，沉，湖，北，黃，梅，人，幼，聽，

革，命，思，想，每，一，步，一，行，一，舉，一，動，無，不，與，時，俱，進，

蘇，一，江，陳，烈，士，好，運，民，原，唐，山，東，生，長，江，

航，校，任，烈，士，雲，閣，河，北，雄，縣，人，一，畢，業，

期，志，所，在，學，時，遊，擊，戰，績，優，異，航，校，二，

戰，上，航，校，二，期，長，官，二，年，多，積，功，三，擢，升，

生 卜 湯



民 懷 陳



丹 桂 李



樂 以 年



劉 幹 剛



沈 崇 壽



殉國重成年在廣
國田國都十抗東
。大，，一戰航烈
佐擊君月中校士
，其追四控七士
不領至日敵期從
幸除金，發，凱
於，堂敵機以，
功歸上以，功廣
成敵空舟法擢東
後所，六著中防
，謂目機助討城
君轟火之積分人
亦炸網編。隊長畢
以之，隊廿八。業
身王衛襲八。

陣月名，曹。國君耶
亡三益功娥一，初教
。日彰播上四轉亦，樂
，，環空一學在兄烈
於播海，戰航齊弟士
首上，初起空營姊以
都對嗣出，，大妹等
大副復征籍畢學均，
校隊續，高業醫以四
場長續即大航科醫川
上。敵擊隊校肆術廣
空廿機落長三業嶺山
與六多敵志期，聲人
敵十，二轉一切城變
戰二英架戰八報，奉

。女影。完期能求
士凡君成航挽學
聞女丰後校救東劉
耗士儀，二，北烈
自，後返期轉，士
戕擊美航，習鑾福
。愛，抵以軍於洪
哀逾個臨功事國，
難復當演擢，勞察
事，風，上先哈爾
跡君流失尉後危爾
，殞，事隊畢，非全
傳命與墮內業武人
誦後夫地，軍任力。
一，人項任校務九莫
時陳陣命務九莫初

，頂仍飛中六，陸
毀，前管外日技軍
巨機進作。中術，劉
經毀，戰廿擊絕剛烈
四入入，六落精畢士
，碎夜天年敵，業粹
功，被氣十機在航咖
蓋生迫突月五學校，
一平降變廿，即期寧
。擊某君日譽獎，任
落地志，赫獎，上
機誤殺命，參尉
七撞敵由傳戰隊長
架塔，洛誦後長

，白敵十航學長身
與龍艦六校，華，歷
敵港，年三副北，任
艦上以八期以，初法
同空機月，志初習官
於警故九戰報士，
盡見障日功國木有
，敵，，擢，工辦
壯艦致率中轉程於
烈擊脫命劇習畢，
國俯獨今隊行業君
。匪飛山長，清隨
。匪飛山長，清隨
。匪飛山長，清隨

，白敵十航學長身
與龍艦六校，華，歷
敵港，年三副北，任
艦上以八期以，初法
同空機月，志初習官
於警故九戰報士，
盡見障日功國木有
，敵，，擢，工辦
壯艦致率中轉程於
烈擊脫命劇習畢，
國俯獨今隊行業君
。匪飛山長，清隨
。匪飛山長，清隨
。匪飛山長，清隨

鄧 從 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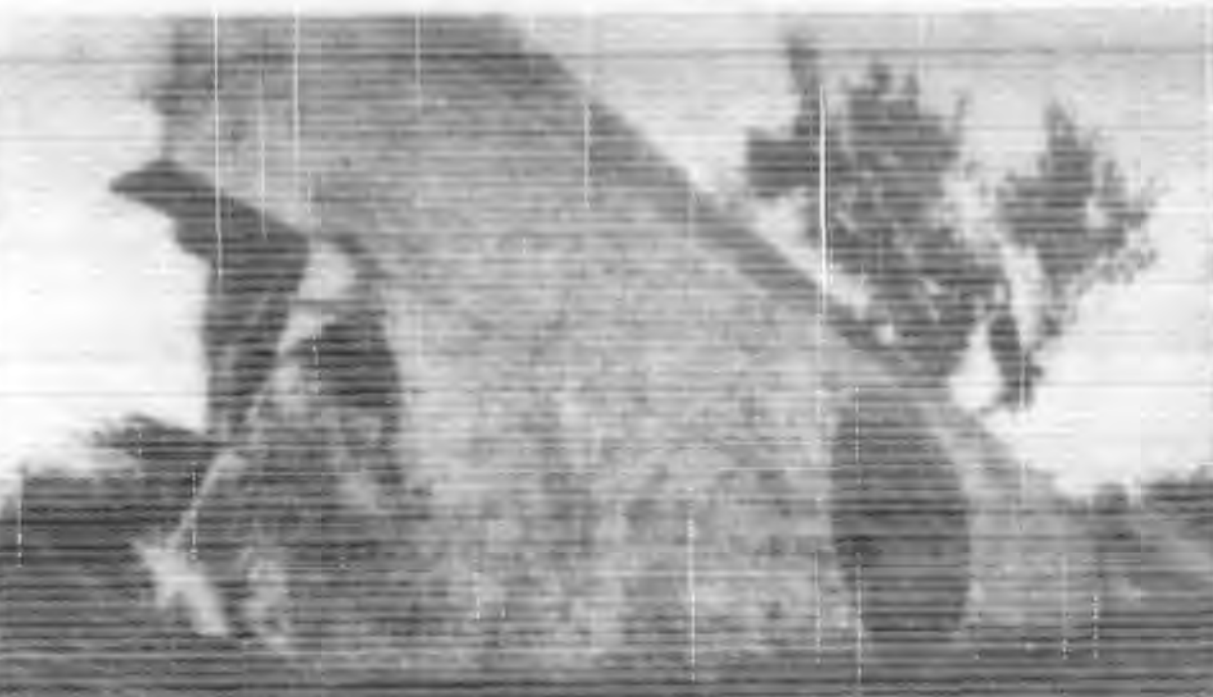
洪 福 劉



吳 汝 鑒



國寇航空戰



抗敵二十六
隊六架，八
則轟炸，十
所載圖定為
一部。八日
，定八日
為該日
日十四日
在四地及
杭州為空
州空軍所
獲節戰節
本豐果炸
部日。

▲ 上四圖為當日擊落之敵機殘骸

▼ 下五圖為當日所擒之日本俘虜及其護身符



中國空軍抗戰史

揭開戰幕

功奇立敵擊次首
靡披多風望驚荒

1 我國空軍作戰準備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於蘆溝橋畔。日軍以多年之準備，欲以大兵一鼓而屈服我國，其野心已因蘆溝橋事件而顯露於天下。蘆溝橋事件逐漸擴大而為平津之戰，日軍加緊增兵，務使地方事件變而為全面戰，我空軍遂亦不得不積極佈置，中央空軍當局乃擬定冀北作戰計劃，企圖全面

利而策首都之安全。

八月十三日空軍全部兵力轉移於京滬杭地區，是夜敵砲擊我上海。我陸軍起而奮戰，抗戰戰局遂成。空軍亦於次（十四）日首次與敵軍對抗矣。

2 抗戰初期敵我空軍兵力比較

敵空軍兵力在七七事變發生後，即調遣陸軍航空隊飛機約二百架，任華北方面之作戰，迄淞滬開戰，又派海軍航空戰鬥部隊飛機二四七架專任淞滬一帶作戰，雖屢經我空軍殲滅，仍續有增補至原數或過之。我國空軍方在草創之期，兵力薄弱，各種飛機總計不過三三〇架，久經戰鬥，續有損耗，至十一月間消耗殆盡；雖十二月間亦有新機運入，然以運輸困難，不足以應急用，敵我優劣異勢，制空權遂不得不一度落入敵入手中矣。

3 京滬之戰

我空軍雖處於劣勢，以將士忠勇犧牲精神之支持，奮勇搏鬥，卒能以寡勝衆，於八月十四日首開輝煌之抗戰紀錄。「八一四」我空軍主要戰績如左

(一) 我轟炸機逐偵察等機均掛彈出動，轟炸上海敵根據地及艦艇，十四五兩日間出擊達八次，使用各種飛機達七十一架。

上海敵根據地及艦艇，十四五兩日間出擊達八次，使用各種飛機達七十一架。

(二) 以台灣台北及濟州島為基地之敵鹿屋及木更津航空隊以遠距離之九六式轟炸機

十餘架分襲我杭州廣德兩機場，被我驅逐機擊落六架，我毫無損失，此為我空軍首次擊落敵機之紀錄。

此後兩日間敵機愈兇，以全力襲我各空軍基地，均遭慘敗，十五日敵機約六十架分襲杭州嘉興曹娥機場，我僅起飛五架迎擊，擊落其九四式轟炸機四架，晚七時後敵機復分兩批襲杭，敵機復被我擊落十六架。又襲南京之敵機亦被我擊落十四架。十五日一日間敵機被我擊落者共達三十四架。十六日杭州南京方面我又擊落敵機八架及擊傷數架。三日間共擊落敵機四十四架，擊傷多架。敵號稱精銳之鹿屋木更津航空隊遂被殲幾盡矣。

敵於九月初已佔有登陸據點，其空軍於鴨窩沙高爾夫球場，泗球島等處築新根據地，飛機亦逐次增多，我空軍因作戰初期消耗頗鉅，又無重工業，不能自行補充，飛機遂日形減少，遂不得不依持久戰之戰略目標，以期保全持續抗戰之力量，上海之制空權，不得不落入敵手；甚至幾無日間活動之餘地，然仍於夜間出動轟炸，先以第六大隊組織夜襲支隊，以杭州為根據地，以虹橋，蘇州，嘉興為前進機場，每夜至少三機各出動一次，以三夜為度。

夜間長途襲擊，為我國空軍至冒險之舉動，因設備不週而練習亦甚少，然而九月間幾全恃夜襲以

戰開始時，先以空軍奇襲天津豐台等處，俾摧毀敵陸空軍根據地，並相繼協同我陸軍擊破該方面之敵；同時并以空軍一部，担任京杭防空，及沿江海之偵察與警戒，并對京滬方面仍作緊急時主力轉移之準備，以防萬一。

至八月十一日，對冀作戰之各項準備，已全部完成。然淞滬形勢日緊，敵軍登陸進攻華中，已迫在眉睫，遂不得不變更原定計劃，放棄北方正面襲擊，先協助上海方面陸軍襲擊敵租界根據地，轟炸其海上各種艦艇與阻止其登陸，以達成緒戰之勝

奏奇功，尤以九月十八日之大規模全夜襲擊敵機，失達七百萬元之鉅。敵於次日（九月十九日）晨復調集大部兵力以單翼驅逐機十一架，艦上輕轟炸機十二架，重層配備空襲南京，以圖報復昨夜之損失，我駐京驅逐機十六架起飛迎戰，結果，又擊落敵機一架，擊傷三架。是日下午四時半敵驅逐機十餘架復襲京，我機起飛十一架迎戰，以眾寡懸殊，空軍大隊長蔣其炎則於是役重傷。

4 正北面之戰鬥

八月下旬南口張家口我軍轉移陣地，平漢平綏沿綫戰況日緊，極盼空軍分兵協助，九月十四日遂又成立北正面支隊。以協助晉北平漢方面陸軍戰鬥，設司令部於太原，正北支隊自九月十六日至太原開始作戰，屢次出動，均獲戰果，以機器較舊，與敵搏擊，雖能冒死奮鬥，而我軍之犧牲亦極壯烈。該支隊計對晉北，大同，繁峙，平型關，陽明堡，崞縣，原平，平漢等處轟炸四十二次，偵察四十二次，擊落敵機三架，擊傷一架。九月廿一日之役，空戰擊落敵指揮機號稱「驅逐之王」之三輪寬少佐。

5 轟炸東南沿海之敵艦

八月三十一日敵機初襲廣東，繼則不斷轟炸廣州潮汕一帶與港九路，敵艦則分佈於我東南沿海，已將我各口岸逐漸封鎖，我空軍總指揮部乃於十九日命令第二大隊派飛機十架沿海搜索敵艦而轟炸之。十三至十五日共出動八次，共炸沉閩粵海面之敵艦三艘，重傷數艘。

九月十四日，空軍指揮部指揮廣州空軍第十八第廿九隊及駐韶關之第八隊作戰，予敵以兩倍於我

機之損失。

6 其他

空軍於十一月間，因飛機缺乏而一度沉寂，十一月下旬復鼓餘勇與敵搏鬥，是月十七日，我俄式B-10式機六架至蘇州截擊敵機，擊斃敵空軍號稱「四大天王」之一之白相定南一名。

蘇聯友邦於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源源以新式飛機及人員援濟我國之抗戰，至十二月上旬我空軍已具有新力量，而敵之根據地亦已推進至我南京杭州蕪湖一帶。彼此攻擊，最為激烈，擊斃敵海軍驅逐機號稱「四大天王」之一潮田良平之日是為我與敵空軍大規模空戰再起之始。

一面補訓 一面作戰

蘇聯援助士氣振奮

1. 概況

二十六年十二月南京會戰後，我國軍西撤，我空軍根據地亦西遷漢口南昌襄樊一帶，是時舊有飛機損失殆盡，人員傷亡亦多，遂一面補充訓練，一面繼續作戰，在二十七年一二月間，蘇聯以新式轟炸機SB，驅逐機E15及E16等機源源運至，至六月間再補充SB機若干，是年我軍使用轟炸機一六〇架，驅逐機二三〇架，而敵機則始終保持六百架之優勢。然以我軍應用得宜，以及我戰鬥員之忠勇，除予敵海陸軍以重大打擊外並重創敵空軍。

2. 戰鬥概要

二十七年我空軍作戰，係以全力參加保衛徐州

及武漢各會戰，同時並任各空軍根據地之防空，並會遠征日本本土及轟炸台灣敵機場。

本年除我空軍外，并有蘇聯志願隊參戰，實力較前雄厚。本年內之重要戰役，有一月間之轟炸蕪湖嘉興宣城之役，漢口南昌之空戰。二月間之轟炸津浦綫，及遠征台北敵機場，漢口廣州襄陽南昌之空戰，擊落敵機達十四架，傷多架。三月間轟炸晉南之役及西安南昌等處之空戰，轟炸魯南之役，均予敵以嚴重之打擊。四月間有轟炸南京蕪湖之役及武漢廣州之空戰，尤以四月廿九日（敵皇天長節）漢口之戰擊落敵轟炸機十架，驅逐機十一架為著。五月間有轟炸葛山羣島之役，炸燬敵機場及炸中敵艦十餘，炸傷五艘，并有轟炸永城蒙城賈台集三叉砦及蚌埠敵機場及橋梁之役，漢口南昌信陽等處空戰擊落敵機十三架，我僅損失二機。六七月間，我以空軍主力殲滅長江敵艦及敵登陸部隊，打破敵以海軍為基幹，溯江西侵武漢之企圖，給予敵以鉅大損失，並遲滯其攻擊之進展。六月間計炸中敵艦十二艘，沉毀者二艘。又南昌吉安韶關空戰三次，擊落敵機十三架，擊傷二架。七月間我第一二三四大隊及第十四十五廿五卅二隊併俄志願隊晝夜轟炸東流九江間敵艦船及沿江敵機場，共出動五十次，計炸沿敵艦十二艘，炸傷二十九艘，南昌漢口之空戰，擊落敵機十三架。八月間仍不斷轟炸九江安慶一帶敵艦及敵登陸部隊，以阻滯其增援，斷絕其接濟，計炸沉大小敵艦九艘，炸傷二十三艘，途遇敵機空戰，又擊落其七架，傷其二架，我亦毀機五架，陣亡九員，傷七員，漢口衡陽空戰七次，擊落敵機二十二架，傷三架。九月間敵攻信陽，我空軍為協

助胡宗南軍作戰，自九月廿六日至十月八日對羅山柳線敵陣地連續轟炸，并擇要轟炸武穴陽新田家鎮德安等處，獲有戰果。十月間地面部隊西移，十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淪陷，我飛機逐漸減少，因而空戰較少，僅在柳州昆明梁山衡陽等處空戰五次，擊落敵機四架，傷其二架，自廣州武漢失守後，空戰不多見矣。

四川西移基地 出擊多於迎戰

1. 空軍之補訓與部署
二十八空軍根據地西移四川，飛機人員均感不足，且須重新補訓；各轟炸部隊均調至成都宜賓一帶訓練，并準備作戰，驅逐各部隊則分駐重慶成都蘭州等處，担任防空并施訓練。十二月有桂南之戰，大部飛機遂調往桂南作戰。

本年敵軍戰略目的在摧毀我西北補給及打擊我首都，並破壞我成都空軍根據地，故空戰亦以三處為最烈。是年初我機數不滿一百，後始補充二百餘架，因年中損耗頗多，至年末亦僅一百七十架之數耳。敵軍飛機之用於對我作戰者全年平均約在七百架之間，我敵比較勢力懸殊太甚，然卒能以少勝多，時予敵以重大打擊。

2. 戰鬥概況
是年因敵我空軍勢力懸殊，故敵轟炸我抗戰後方如重慶成都昆明蘭州西安等處之次數極多。我軍仍持以一當十之勇氣，沉着應戰，先後於渝蓉蘭昆等處空戰達三十次，以重慶蘭州二地為最多，各有勝負。

至於戰略轟炸，我亦不因機數過少而忽視，每以小數飛機偷襲敵基地，獲得優良戰果。其重要戰役如二月五日轟炸運城之役。毀敵機二十餘架，四月十一日轟炸同蒲路之役，破壞其交通甚鉅。同月廿九日轟炸運城，使敵基地起火甚烈。五月四日轟炸南昌外圍，十三日轟炸安義奉新，均予敵以挫折。十月三日DBS式機九架轟炸漢口敵機場，毀敵機三十餘架，斃敵百餘及器材無數。同月十四日再炸漢口敵機場，炸燬敵機五十餘架，斃敵飛行員八十餘人。我機亦被擊落三架。

3. 桂南會戰空軍戰鬥經過
是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敵以艦船五六十艘在防城附近登陸，遂發生桂南之戰，敵海陸空軍使用各種飛機達二五一架，我空軍用於該方面者僅第三四五六六大隊第十八隊及蘇聯志願隊，各種機備一五五架。雖乘寡相若過鉅，而以少勝多，迭有收獲，毀傷敵機多架，協助陸軍作戰，均得優良戰果。擊斃敵地面部隊及炸燬軍器補給甚鉅。此役我機出動共十二次，投彈二十八噸，炸燬敵機十五架，協助我陸軍攻佔敵據點四五處，炸燬敵兵陣地三處，空戰擊落敵機三架，桂柳零陵芷江等處空戰十一次，擊落敵重轟炸機一，「神風」號快速偵察機一，驅逐機九架，并擊傷敵機二架。我空軍陣亡九員，傷十二員，毀機九架，空戰毀機六架，傷十五架。

一機敵九機
局勢更堅苦

1. 兵力概況
自二十八年冬季攻勢以來，敵遭我不斷進攻，損兵折將，聲譽掃地，見「結束中國事件」之希望已成畫餅，遂搬弄汪逆精衛，於三月十二日組織偽政府於南京。孰知弄巧反拙，畫虎類狗，反增我軍民同仇敵愾之心，抗戰之志益堅，是時我空軍兵力固薄弱，然仍不斷出擊，予敵方以鉅大損失。

二十九年初，我空軍兵力僅有驅逐機一二二架，轟炸機四十八架，共一六〇架。至是年終，僅餘轟炸機四十八架，而敵在華海陸軍飛機在上半年約六五〇架，十月間約八百架。

2. 戰鬥概況
本年一月間，為桂南會戰之期，我蘇聯志願隊第十九隊共出動五次，使用飛機三十一架，轟炸南寧敵機場及七八九塘之陣地。四月間第八大隊及志願隊共出動五次轟炸運城敵機場岳陽敵部隊處鄉信陽等處車站，使用飛機六十架。五六月間聚宜會戰至六月十八日宜昌失陷後，敵又修復宜昌機場；其轟炸機利用該處加油向我後方深入，故六月下旬至八月間我對宜昌敵軍及敵機場仍屢次施行轟炸。計此四個月間，第一第六第八大隊出動十六次，轟炸隨雲鍾祥荆門當陽宜昌等處之敵軍及宜昌敵機場，共使用飛機一二四架。

至於空戰情況，在一月間因桂南會戰，敵機多襲湘桂一帶，二月間繼桂南會戰之後，遂改襲我雲南及滇緬路，企圖斷我國際交通，自四月下旬以迄十月，敵仍本其去年之故技，利用天氣之適宜轟炸我川省各空軍根據地，破壞我陪都。九月中旬并發現敵使用新式之零式驅逐機及九七式機，兩者性能

火力速度均優於我機，然我空軍仍拼死奮戰，迭獲戰功。是年一年內敵機襲川達一〇二次，使用飛機達三〇五〇架，轟炸重慶者達四十九次。我軍無次不參戰破敵。

敵機頻繁襲擊

我方變更戰略

三十年敵空軍仍不斷偵察襲擊我川省各要點及蘭州空軍根據地。自上年敵佔我宜昌後，其驅逐機乃得重獲我渝蓉一帶地區。至上年九月十三日，敵使用其最新式之零式驅逐機以來，益覺我驅逐機之性能低劣，加以我機數量有限，敵機其數倍優勢之兵力以侵我，我雖有明智之指揮及勇敢之戰士，終不能擊破敵機，徒供其犧牲耳。故本年春間，我機雖稍有補充，仍以性能不良致每多避戰。敵見我避不應戰，乃改變戰略，而以驅逐轟炸偵察等機，區分多批，施行廣泛正面之侵襲。如六月廿二日之侵襲，敵機五十三架，分五路入川，作廣泛之搜索。統計本年敵機襲川共八十九次，使用飛機三三七二架，其中轟炸重慶者達四十五次。本年內我機之出動，僅在三月間宜昌敵軍蠢動之際，我第八大隊以六機轟炸宜昌渡口，傷斃敵二百餘人，九月間，第三次長沙戰鬥，我第一二大隊曾兩次參加戰鬥及偵察，亦曾予敵以重大損失。

中國空軍美志願隊於本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由陳納德上校為該隊指揮官，十二月廿日敵機侵滇，被該隊在宜昌上空擊落四架，可能擊落者三架，

此乃該隊實際參戰之首次光榮紀錄。

接收美式新機

與美志願隊共同出擊

沉悶之局勢轉趨光明

三十一年，我空軍為配合陸軍作戰計，曾不斷派少數機隊出動擊敵，一月八日我空軍第二大隊 B-26 式機九架協助陸軍轟炸湖北退却之敵，命中目標起火，擊落敵機一架，擊傷其二架。一月二十二日及二十兩日第一二兩大隊 B-26 機十八架由美志願隊 P-40 掩護出擊越南嘉林敵機場，以牽制敵空軍在太平洋之活動，均獲良好結果。二月至四月間為沉寂時期，我方正準備接收美國新機中，敵亦甚少襲擊我後方基地，惟集中兵力於空襲湘桂滇西等地。五月間我轟炸機驅逐機不斷轟炸掃射滇緬邊境之芒市臘戍惠通橋龍陵一帶之敵不下廿餘次，美機亦以 B-26 及 P-40 等機不斷出動協助，使敵未能渡過怒江，滇西之得以反敗為勝，昆明之得以固守，空軍之力至多。滇西之戰至六月初始告一段落。是時浙贛告警，我方轉移兵力，於七月初美空軍 B-26 及 P-40 機不斷轟炸漢口南昌廣州九江臨川海防香港敵機場碼頭敵艦等幾無間斷，予敵之打擊至重，至於我空軍因在新機訓練中，至十月下旬止均甚少活動。十月二十七日第二大隊 A-29 機九架，由第四大隊 P-43 P-40 E 機共十六架掩護出擊運城，毀敵機場跑道營房等，及偵察機一架，為我空

軍本年下半年首次之輝煌戰績。十一月二日二大隊 A-29 四架，襲江漢關附近一帶，目見起火。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二兩大隊 A-29 六架 B-26 五架出襲沙市之敵機場碼頭船泊及渡河器材均著成績。各驅逐大隊雖在訓練期間然亦有出動，第四大隊驅逐機曾在南鄭擊落敵偵察機一架，其餘各大隊尚有偵察巡邏等活動，自十一月下旬以至年終，均由美空軍担任出擊及防空，我國空軍則無甚出動。

1、兵力大概

三十二年鄂西會戰期間，敵空軍集中漢口者計有第九十，四十五，五十五，十六，二十五，三十三等戰隊及第十八中隊。集中荆門者為第四十四戰隊，計各式機二四八架。

鄂湘威揚 完成配備

我空軍則有四，第十一，第一，二等大隊及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所用飛機計轟炸機有 B-26, A-29, SBM 等機共四十四架，驅逐機有 P-40, P-38, P-31, P-43 等機共一二一架，總共一六五架。

常德會戰期間，敵空軍集中有十六，九十，四十五，四十四，二十五，八十五等戰隊及第十七，十八，五十五獨立中隊，合共各式機約二五三架，分駐漢口宜昌等處。

我空軍則有第一，二，三，四，十一等大隊，中美混合團及美第十四航空隊，所用飛機計轟炸機 B-24, T-25, A-29 等機，驅逐機有 P-40, P-38, P-31,

P-51, P-40 等機，總共約二百架。

本年我方接收美國新式飛機較多，性能火力速度上并力等均較敵機為佳，中美混合團於常德會戰期間成立，中美空軍共同組織比肩作戰，實力雄厚；加以美第十四航空隊之第二十三驅逐大隊，第三〇八重轟炸大隊第十一中轟炸中隊均屬久征慣戰之士，實力當較往年為大。

2. 戰鬥經過

統計 邊會戰期間（由五月十九日起至六月六日止），我中美空軍出動達五十三次，以轟炸及掃射漢口門沙市宜昌等處為最多，使用驅逐機三二六架，轟炸機八十架，并擊落敵機四十一架，炸毀敵機六架，破壞敵機場五次，毀敵陣地及軍事建築六處，一般建築十處，沉傷敵船艦二十三艘，木船

無算，毀傷敵鐵路機車八節車廂七個，毀傷敵卡車八輛，攻擊敵地面部隊十四次，傷斃敵人馬無算。

常德會戰為時較長（自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我空軍出動共二一六次，以轟炸及掃射常德藕池口石首華容等處為最多，使用轟炸機二八〇架，驅逐機一四六七架，（另有不明機數一批）在空中擊落敵機二十五架，可能擊落者十四架，擊傷十九架，在地面擊毀者十二架，至於轟炸及掃射敵艦船軍事設備人馬物資，則不可勝算矣。

出擊多於應戰

會戰期間大顯身手

阻塞交通凍結敵軍

1. 兵力大概

三十三年中原會戰期間敵空軍兵力在中原戰場者有第九十，四十四，五十五，二十一等戰隊，各式機約一五六架，在北戰場方面尚有一一四架，北戰場之敵空軍，則主在牽制我中美空軍。

我空軍則有第二，四兩大隊，中美混合團及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共有轟炸機三十六架，驅逐機一二〇架，分別配置於重慶，梁山，成都，南鄭，

安康等處。

長衡會戰期間，敵空軍兵力，計有第九十，十六，十四，五十四，二十五等戰隊，各式機共約一六八架，分別配置於武漢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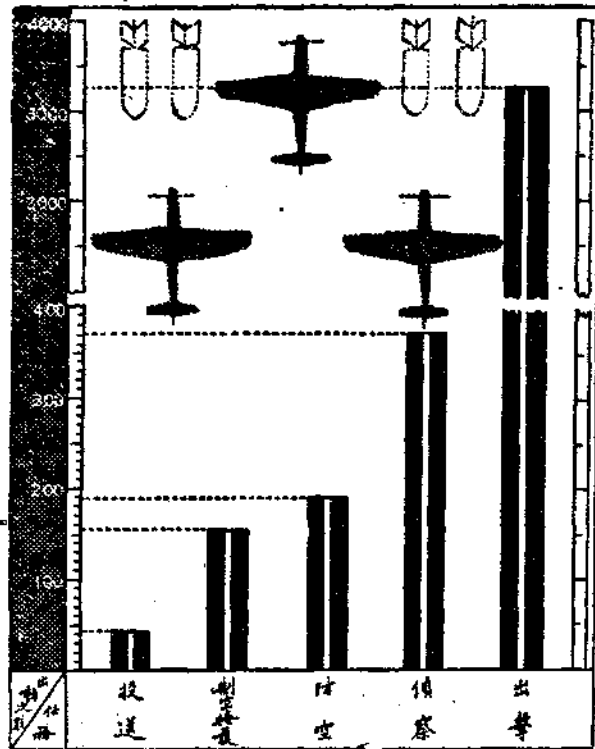
我空軍則有第一，三，四，五，十一等大隊，中美混合團及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共有轟炸機六十八架，驅逐機一一三架，分別配置於桂林成都等處。

2. 戰鬥經過

在中原會戰期間，我國空軍共出動一一九次，中美混合團一八一次，美空軍十二次，合共出動三二二次。合共出動驅逐機一六四六架，轟炸機二七二架，於空戰擊落敵機八十七架，地面炸毀敵機七十九架，共一四六架，另可能擊落六架，傷一架。轟炸及掃射運城鄭州漢口等敵機場十三次，鄭州洛陽等城市八次，黃河鐵橋被炸十三次，炸毀敵橋樑十六座，各地敵車站三十三次，車場一處，敵機車被毀二十二輛，車廂被炸毀一四一節，武勝關隨道出入口被炸毀，炸毀敵倉庫及油庫二十二座，敵營房十座，敵砲兵陣地高射砲陣地機槍陣地等共十一處，敵船泊運輸船及木船被擊沉約三十六艘，電台四座，砲十一門，坦克裝甲車汽車油車牛車等共約一九三一輛，敵部隊死傷共約四七三〇人。我空軍傷二十一一人，亡二十四人，美空軍不詳。

長衡會戰期間，我空軍共出動三四九次，美空軍二〇二次，共五五一次，出動飛機驅逐機三九九八架，轟炸機五五四架。敵飛機自空中被我擊落七〇架（可能被擊落二十九架），空中被擊傷十七架，地面被我擊毀五十二架（可能炸毀十餘架），地

抗戰八年我空軍作戰任務統計



面被炸中三十餘架。敵機場被我轟炸三〇次，機棚被毀三座，敵佔領城市四十一處，敵火車站被毀十三座，火車被毀一列，鐵路橋樑五座，汽車站四處，橋樑二十座，村鎮二十四處，建築物三十一處，電台三座，指揮塔一座，碉堡四座，碼頭七處，司令部十六次，高射砲陣地十二處，機關槍陣地十處，兵力陣地五十處，敵工事三十八處，工廠六所，營房二十五座，倉庫六十五座，堆棧十四處，軍火屯集地四處，汽油屯集地九處，林區二十一處，坦克車卡車貨車等毀一八五八輛，大小艦船毀二五一九艘，傷一二〇艘，炸中輜重隊三次，敵步兵死傷約七〇七〇人，馬匹死傷九二〇匹。我空軍（美員不在內）共陣亡十七人，失蹤二人，負傷九人。

桂柳會戰初起期間：中美空軍亦曾多次出動飛機，前往轟炸及掃射湘桂敵軍事設備及車輛人馬，使敵軍損失無算，後援不繼，遲滯其軍事行動。

掌握領空

君臨敵陣

勢力強大為歷年之冠

三十四年，我空軍實力較歷年為強。本年各次戰役中，我空軍出力至多，厥功至偉，尤以豫西湘西二役為最著，茲分敘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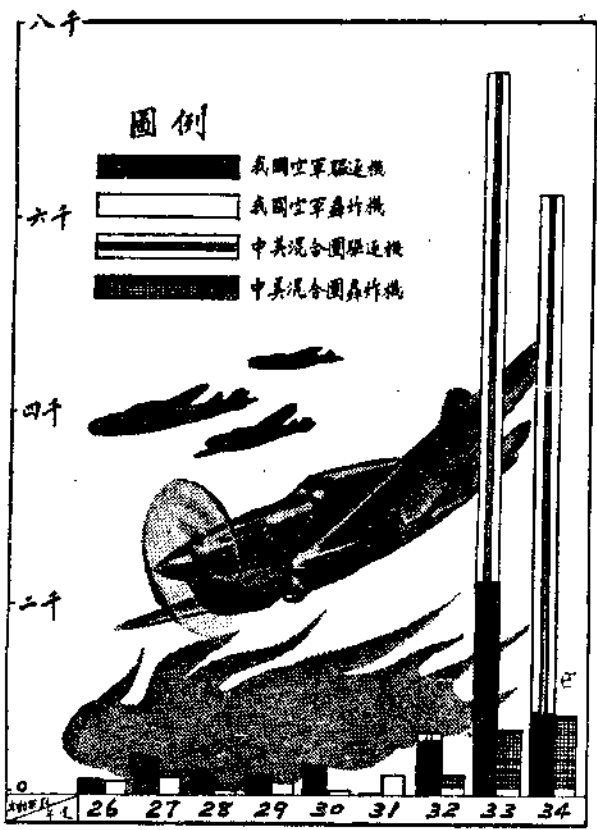
桂柳會戰期間，我空軍第四大隊擔任擊敵任務，以貴陽西南之清鎮為擊敵基地，以P-51機隊作

俯衝掃射及投彈以破壞敵軍設備及殺傷其人馬，遲滯其行動。其主要戰鬥如一月一日及三日均以P-51六機襲擊河池之敵，使敵受甚大損失。一月十六日P-51機五架襲擊河池，十七日P-51五架襲擊宜山，另六架於同日襲擊懷遠，同日并有第四及第十一大隊混合出擊桂黔路上之敵，獲至偉大戰果。十八日第四及第十一大隊P-51六機混合出擊河池，使敵無法立足。其助攻者，如第五大隊P-51二十七架於一月一日猛襲岳陽之役為著；是役計毀敵卡車二十輛，庫房三十六處，火車頭一輛，車廂五十一節，坦克車六輛。又如一月十六日，空軍第一大隊P-51中隊轟炸三架轟炸長沙衡陽間之敵，及第五大隊P-51十架猛炸長衡湘鄉間之交通綫，另十一架猛襲湘潭衡陽零陵間交通綫，另十二架襲長沙歸義洞庭湖等

處之役；一日間第五大隊出動達四次，使用戰鬥機四十架，均能獲得優良戰果。使敵不敢白晝橫行。

豫西會戰期間：我空軍陣容更為嚴整，參戰者計有空軍第一，三，四，十一各大隊及暫內第三大隊指揮之美空軍第五十一大隊第十六中隊。我各部隊空軍主要力量，分駐於芷江，老河口，西安，梁山，恩施等處，我空軍主要目標如陝縣，洛陽，伊陽，舞陽，新鄉，魯山，葉縣，襄城南陽等處。其主要戰鬥，如三月二十四日第一大隊出動達十八次，使用P-51式轟炸機四十三架，第三大隊出動達二十次，使用P-51及P-51式戰鬥機五十三架，是日共轟炸及掃射襄城四次，舞陽七次，葉縣十次，新鄉三次，魯山五次，他如方城，保安，陝縣，宜城，南陽等處，凡豫西鄂北一切敵重要根據地，無不被我空軍踏遍。在敵軍發動豫西戰鬥之初，我空軍則予以殲滅性之攻擊，使敵無容身之地。二十五日，第一大隊出動十三次，飛機二十五架，三大隊出動十五次，飛機五十三架，麻績轟炸及掃射豫西及鄂北一帶之敵軍據點及車輛人馬倉庫橋樑等，敵軍損失無數。三十日十一大隊P-51四架且於內鄉以西將敵第一一師團長炸傷。四月二日第四大隊P-51七架炸射浙川一帶敵目標，

抗戰八年我空軍出動擊敵次數統計



我空軍踏遍。在敵軍發動豫西戰鬥之初，我空軍則予以殲滅性之攻擊，使敵無容身之地。二十五日，第一大隊出動十三次，飛機二十五架，三大隊出動十五次，飛機五十三架，麻績轟炸及掃射豫西及鄂北一帶之敵軍據點及車輛人馬倉庫橋樑等，敵軍損失無數。三十日十一大隊P-51四架且於內鄉以西將敵第一一師團長炸傷。四月二日第四大隊P-51七架炸射浙川一帶敵目標，

據長官部通知，此次計炸斃敵半聯隊并毀敵車輛及補給品無數。其他類此戰績甚多，不勝枚舉。豫西之戰，我軍得以反敗為勝，得力於我空軍者至多，據長官部表示：「此次會戰，若無空軍協助，簡至不能作戰」云。足見我空軍戰績實發生決定之作用也。

綜計此役：空軍第一大隊共出動一八三次，使用P-51轟炸機三九三架，第二大隊（內有一部分屬美空軍第五十一大隊第十六中隊）出動一一四次，使用P-51及P-51驅逐機四六〇架，第四大隊出動十四次，使用P-51式機八十九架，第十一大隊出動二十七次，使用P-51等機一〇五架，合共出動三三八次，使用各式機一〇四七架。

湘西會戰期間（由四月九日起至五月十一日止），我空軍參戰者計有空軍第五大隊，第一大隊一部及第二大隊，而由其他大隊助攻。主要力量分駐於芷江，陸良等處。其主要戰鬥如四月十日，我空軍第五大隊出動達七次，使用P-51及P-51驅逐機共三二架，轟炸及掃射漢口，岳陽，湘鄉，長沙，新市，歸義，寶慶等重要敵陸空軍據點，毀敵機車，卡車，車庫數十輛，軍火庫十餘處，建築物數十幢，地面飛機一架，船泊數艘（內有汽油船二艘）。斃敵十餘人，馬四十餘匹。十一日復出動七次，使用飛機三十六架，并掩護P-51式轟炸機二架出動。主要空襲寶慶，長沙，衡陽，九江，羊樓洞等處，成果亦極輝煌。十二日出動五次，使用飛機二十一架空襲藍田，寶慶，長沙老龍潭一帶，并有P-51機八架，掩護第一大隊P-51九架轟炸武昌火車站，計毀敵車輛二十輛，機棚廠四座，地面飛機四架，高

射砲陣地二處，棚房三所。我僅損失P-51機一架。空軍第二大隊P-51轟炸機隊則主攻湘桂境一帶之敵基地。以後各日，我機均集中於轟炸及掃射寶慶，益陽，藍田，零陵，長沙，衡陽，洞口，桃花坪，放洞，岩口舖等處，均獲得極優良之戰果。四月十五日，第五大隊出動達二十二次，十八出動達十三次，使用飛機共八十二架，集中襲擊寶慶一帶。五月二日出動達三十三次，使用飛機共七十二架，集中襲擊寶慶，洋溪，洞口一帶。三日出動三十八次，飛機七十八架，集中襲擊洞口，放洞一帶。四日及五日出動三十九次，飛機八十九及九十四架，集中襲擊寶慶洞口瓦屋塘一帶。九日出動四十五次，飛機一百二十架，集中襲擊放洞，白馬山，寶慶一帶等役為最著，第一大隊及第二大隊之P-51轟炸機出動之頻，雖不若第五大隊，而效力之佳，有足稱焉！

湘西會戰之敵，每避開公路，而由崎嶇之山路及濃密之森林中進襲，致我空軍發現困難，難期每擊必中，但放洞一役，陸軍合作臻效至善，使我空軍發生最大威力，殲滅敵一加強聯隊及砲火甚多。其致勝原因為（一）我方派一飛行軍官至長沙距離千餘碼處設置對空電台，指示我軍轟炸掃射彈着之偏差。（二）第一線陸軍部隊布板符號佈置迅速確實。（三）對蔭蔽森林區域內之敵軍投擲汽油彈效用最大。

綜計是役（由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二日）作戰期間，我空軍第五大隊出動共六二七次，使用P-51及P-51機共達一六九〇架，其數目之多為歷次戰役所未見。又第一大隊出動共十次，使用P-51轟炸機二

十六架，第二大隊出動共二次，使用飛機共二架，其轟炸目標均集中於衡陽寶慶及其附近一帶。

飛機造雨

捷夫

飛機造雨的第一步工作，是先測量清楚天空中水蒸氣有多少？帶着的是陽電還是陰電？測明以後，再用飛機若干架裝滿了帶有相反電性的細沙，把牠散佈於空中，最好是散佈在雲裏，不消幾分鐘，便一定會降起雨來。

蘇聯有一種雙翼人工造雨的飛機已在使用，這種飛機的翅膀很長，約有一百一十公尺；蘇聯有些乾旱地區或沙漠地區的國家農場，用這方法來降雨種小麥，得到很滿意的結果。

又一九四五年美國也有人工造雨機的試驗。這種造雨機，一方面能造雨，另一方面在雨量過多的時候，還可以用牠來消散雲雨。牠的方法就是：把細沙充滿和雲裏相同性質的電，取佈在雲裏，水珠遇到相同的電性使互相發生排斥作用，大水珠就拆散而成小水珠，小水珠又拆散得更小，如此，雨就會停止了。這種新發明，真可謂奪巧天工！

留美空軍返國人員慰問記

葉逸凡

- 一、工作的動機
- 二、皇家飯店的訪問
- 三、空軍俱樂部的茶會
- 四、最難忘是虹口公園
- 五、北站之月

(一)

五月四日的清晨，天氣是那樣的晴爽可愛，到達航委會人事處，已經有很多人在等新開會了。羅上校很懇切的對我們說：

「這次從美國回來的空軍人員，比從前的任何次都多，他們在美國都很久，也都很有功求學，本會主任平時就很掛念他們，現在他們學成回來了，更是欣慰。所以特派諸位去上海慰問他們，順便告訴他們一些國內情形，和本會概況，作為他們的參考。他們已經在上海多時了，希望你們快點去，這個慰問團的團長，已由簡主任商議好，由你擔任。」說

這話時特地向着我。

任務已經決定了，而且意義重大，這是無可推辭的事，我們當然要趕快去辦了。我和劉參謀後袁課長植珊二兄會商一個工作綱要呈經羅上校核准後，就分頭進行，準備明晚到上海去。

(二)

經過一夜火車上的勞頓，我們在六日清晨到達了上海。先到空軍地區司令部同蔣司令翼輔，鄧參謀長堤，及鮑科長心普諸位討論慰問程序，並向他們探詢這批人員抵達上海後的一切情形，知道他們的領隊們都集聚在老靶子路的皇家飯店，決定先去訪問他們，向他們首致慰勞之意。

因為在電話中知道他們白天都出外辦事，所以我們是在晚飯後才去皇家飯店的。他們的總領隊毛瀟初將軍已進京報到去了，留在這裏的是飛行機械，通信，偵炸，領航，翻譯各種人員的領隊，集住在兩個房間裏，室小人多，顯得很擠，我們在握手寒

暄之後，開始了談話。首由我說明慰問團來此的任務，強調本會主任及高級長官們對他們的關懷，他們都表露出非常的感激。次即和他們漫談在美國及回國沿途情形，和到達上海後的感想，各人的談鋒都變得很健，空氣顯得熱烈起來。這晚上我們所說的話很多，綜其大要，有下列幾項可記：

一，在美國的物質享受，確是令人滿意，機械的使用和效率，可說是到了極普遍極高度的地步，只須花少量人力就可得多量生產，因而一般人民就可以多量消費，使生活豐富起來。所以美國人的「人生價值」，看來似較別國的人民為高，因而對世界和平的期望，也較為真誠和懇切，這和我們中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殆有同樣的意義。

二，我國空軍人員在美國學習的成績，一般都很優秀，很得到美國人的稱贊，只是大家一致痛切感到我們的智力不落人後，但體力則遠不如人，尤以飛行方面，可以很顯著的看出，美國孩子可以整天的飛，越飛越起

勁，我們要同他一樣，就很感疲乏了。這是我們國家民族一個根本上最大的問題，當然不僅是空軍而已。

三，在美國的中國人，對國事真是太關心了。因為有舊金山的幾家中國報紙每天都詳細的登載中央社和外國記者們所發的中國消息，所以大家對國內情況的發展，隨時都很明瞭，尤以勝利後各地的非法武力破壞交通阻撓接收的情形，使他們異常的憤恨，他們說：「事實勝雄辯」，花言巧語的傢伙們，想瞞騙他們是萬萬不能的。

四，他們出國時，國內和全世界的戰爭，都打得正激烈，所以在美國拼命的學習，預備回來應用。但是這次回國，所有的敵人都已跪倒在我們面前了，這很叫他們失望！有一位領隊對我們道：「我們學高空轟炸的，但現在到那裏去用呢？」言下不勝其惆悵！

我們越談越高興，直到隔壁的空軍俱樂部內舞樂響起很多時，才辭別他們而歸去。

(三)

因爲這次由美返國的空軍人員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空軍官校的學生，他們在校受訓時，我在那裏負責政治部主任，時常向他們講話，所以他們都很認識我，這次在上海相見，都感到分外的喜悅！爲明瞭別後他們的生活情形及和他們話舊起見，在七日早晨空軍地區司令部召集他們點名時，請鄧參謀長向他們宣佈本日下午四時在海寧路口空軍俱樂部舉行茶會，由我和袁課長植珊兄前往主持，同學們聽到了這一消息，都感到很大的興奮。

到時，讓空軍第八大隊政訓主任李承初兄的幫忙，將茶會房間佈置得非常漂亮，門口有一副對聯是：

「海關天空不矜不伐
凌雲壯志必信必忠」

這很能表示空軍人員的胸襟和氣概，大家看了都很高興。裏面上首壁間用霓虹燈做一個空軍軍徽，光輝燦爛，映照得整個屋內喜氣洋洋，軍徽之上掛着國父和總裁的畫像，都帶着笑容向我們俯視。長方形的桌上鋪着潔白的桌布，分佈着茶點和鮮花，香氣很厚。到會的人在門口簽名後就逐一入座。他們今天都穿得很漂亮，舉挺的美式軍服，越顯出年少英俊，

我心內暗暗喝采，「難怪女郎們都很喜歡他們哩！」茶會在四時十分正式開始，我先向他們笑着說：

「以前在官校，我會對你們說過，將來你們學成回國我們會面的時候，一定是非常的愉快，今天果然應驗了，我是以極愉快的心情來歡迎你們的！」

他們都笑了，接着大家漫談別後的情形，約半小時後，話鋒將到時局上面去，我便給他們分晰當前情況及吾人應努力之點，也許是太高興，不知不覺間竟講了一個多鐘點，大家聽着，時而鼓掌歡呼，時而怒形於面，連茶點也忘記進了。我的結論大致是這樣：

「諸位赴美時，原本想學成回國，殺敵領空，可惜這一個志願不能達到，因爲敵人已經投降了！諸位在街上看到那些敵兵恭恭敬敬向你敬禮，這還有甚麼打頭？不過，我要提起諸位的警覺，依據當前國內大局的趨向可能是在這國民革命進入新階段，建國大業開始進行之時，諸位爲保障它的順利進展和迅速成功，必須奮發努力，準備在萬不得已時，掃除建國的障礙，克盡軍人的天職！」

在我們用茶點時，舞廳的音樂演奏起來，使大家緊張的心情，暫時輕

鬆一下。接着就隨便交談，歡笑之聲雜起，等到七點鐘散會時，粉紅燈光

(四)

的走廊下，已有他們的一大羣女友在站着等候了。

在我們到滬之日，即曾和蔣司令談到召集一個全體返國人員遊園會的事，在八日的中午，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我們才決定明日下午三時到虹口公園去舉行。

這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這地點真難得蔣司令選得太好了。敵人盤據上海幾十年，虹口公園是他們的禁地，中國人非但不能進去，連走門口過，都要特別小心，怕聽「小鬍子」的「馬鹿」，和挨他的短腿！春光三月，櫻花盛開，「天皇子孫」們穿紅着綠的在裏面徜徉，高歌着「八紘一宇」，他們把這裏看做「日比谷」！「上野」一般，盡情地歡樂享受，中國人在鐵絲牆外，飲泣吞聲，這是多麼可恥可哀的一幅畫面！然而「盛極必衰」，「不義自斃」，天地改變了，堂堂皇軍變做乞丐隊，「帝國臣民」被人像裝豬欄似的一船一船運回破寨，剩下這可愛的公園，還給中國人來逛，給中國空軍來開遊園會，風光依舊，人物全非，日本人恐怕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吧！

因爲早晨酒了一些微雨，滿園花草顯得格外新鮮，楊柳枝頭已有鶯聲飄蕩，午飯後，就由司令部派人將昔年韓國志士尹奉吉炸斃敵酋白川大將的那片草地，佈置妥當，將全園的休息長椅集中這裏成一個橢圓形，茶點等都已擺好，兩點半鐘的時候，他們都在那裏集合齊了。蔣司令因爲參加重要會議，由鄧參謀長前往主持，司令部的熊科長楊副官長和我們顧問團全體人員都在三時正到達會場。主席宣佈開會後，先發茶點，這羣人都像孩子似的跳躍起來，歡聲雷動。約其十分鐘後，鄧參謀長起立，報告遊園會的意義，及司令部方面對由美返國人員的招待分發各事辦理的經過，詞意謙和，態度誠懇，博得很多掌聲。繼即由我講話，剛一站起，他們都歡呼起來，有好幾位官校同學大聲道：「請主任再講點時事問題！」我笑着答道：「可以。」在報完畢慰問團的任務之後，就向他們道：

「各位要我講時事問題，我實在沒有甚麼研究，因爲時事變化得最快，任何人都不能對未來事件預言，比方說：我以前常對官校同學說，歐戰要到去年秋天才能解決，但是納粹德國在去年五月內就完了。去年八月我

從這些小事情，可以看出美國人的作風，這都是值得我們參考和效法的。

虎爪餘痕

(三)

傅丘平

十一 翻譯官的苦悶

自從飛虎隊在昆明出現以後，翻譯官也就成了昆明市上最受人羨慕的人物，然而當翻譯官的人，却又莫不希望能夠准其辭職，或謀求另調他職，原因是他們不能忍受翻譯官的一種苦悶。

美國的軍人，是很注重階級的，即對於外國軍人的階級，他們亦很尊重；因此，在任何的場合中，即使有外國的軍人，他們亦每抱着「朝廷序爵」的觀念，而要求互相尊敬其階級的尊嚴，例如，在一個宴會中，如將一位英國少尉的席次，排列在美國的上尉之上，那就要發生不愉快的問題，其次，美軍中小單位的主管人員，却又未必都是高級軍官，很多是一位

少中尉，甚至是一位軍士。當一位軍士，因工作需要翻譯人員時，却不能不派一位翻譯人員去隨着他工作，而我們的翻譯人員又都皆是官，且經銓敘同空軍階級，最低者亦是一個少尉；當一位少尉隨從一位軍士，或一位上尉隨從一位少尉去担任翻譯的工作時候，面子上未免難看，雙方亦莫不感覺得踴促不安，試問這位翻譯官心理上如何不苦悶。

即在工作上亦不免有許多令人苦悶的事，例如，美國人的談話，是時常爽直得毫無顧忌，而我們對於一個問題的談判，辭令上却常常不帶邊際，在這種情況上的翻譯官，雙方面都討不着好。如果將美國人的爽直言語，直譯出來，會令中國人面子下不去，他可不埋怨自己或美國人，却怪翻

譯官譯得不對；另一方面，若將中國人不帶邊際的辭令，譯成英語時，美國人得不到確切的回復，未免憤怒，可是他亦不埋怨對方，而懷疑翻譯官未能將他的問題，譯得清楚，因而不能得到確切的答復。

但亦有許多的中國文章，令翻譯官無法譯成英文，記得美國駐華空軍昆明基地指揮官麥克毛倫上校，奉調回國，行前曾向當地高級官員，致函辭別，其中有一位大官回復了一封中文信，信中之意，無非表示惜別之情，這封信我們自然要譯成英文，送交麥克毛倫上校，可是那位承辦的翻譯官，拿着原信來對我說：「他的英文程度不够，無法將這封信譯成英文。」原來那封信上滿紙的駢體四六，不是「陽關三疊」便是「騷歌一曲」，

離開印度官校在國民月會上說日寇要到年終才能崩潰，那曉得說這話的一個星期以後，日本竟因兩粒原子彈而投降，把我的理論也打垮了！」

他們聽到這裏，不覺哄然大笑起來，為節省時間起見，我繼續簡要的講了半小時，因為今天舉行的是遊園會，所以我說話的態度異常輕鬆，內容很夾些風趣，時時引起笑聲，使場內空氣熱鬧起來。接着由本會人事處參謀劉俊兄向他們報告這次各人分發的情形，這引起他們極大的注意並提出無數的問題，差不多佔了這會的一半時間，劉兄對他們所提的都很適當的巧妙的解答，他們很感滿意。散會時候，月色已當頭了，陣陣花香，使我們不忍離去。

(五)

他們這批人員除極少數由滬直乘飛機前往廣州北平外，其餘都搭十一日的夜車赴京轉往各處。當晚九點鐘左右，我和慰問團的幾位同志，特意前往送行。

今夜，北站的月光，確實是可愛，而這一幕離人景色，尤其使我難忘！但見，很多英俊的青年空軍臂上掛着女郎，在月台上漫步低語，也有很多陸續到站的男女親友們攜着水果等

一句一個典故，如果直譯，則每句須加一個詳細的註釋，否則將令麥克毛倫上校，看得莫明其妙。我們商量結果，只有放棄「信達雅」三個規律中的「信」字，根據原函的意見，另起爐灶，替那位大官寫了一封英文的信。

還有在雙方軍事的體制方面，亦使我們感受了許多痛苦，例如：我們的一架飛機，自昆明出發，到某一個目的地時，則在出發之時，立刻發出「飛報」，使昆明至目的地之間，所有的防空哨，能知道在某一時間內將有此一架飛機經過；藉以免誤認為敵機，而有錯放警報的危險，如在相當的時間內，目的地方面仍沒有飛機到達的報告，亦可隨時尋覓此架飛機的下落。可是美國空軍中，既沒有這種「飛報」的規定，他們飛機的行踪，又決不肯稍露於他人，因此；美機經過的地點，如果下有防空哨，便常常生了誤會，因為他們既未接獲「飛報」，美機高度超過目力以外時，又無儀器可以辨別其徽幟，假說是敵機，這個責任可担負不起。這種事實一再發生以後，起飛機場辦理「飛報」的人員，便遭受斥責，不得不嚴切的責成翻譯官轉致美軍的機場負責人，要他們隨時通知其飛機的行踪，而美軍

方面却認為這是軍事機密，不能隨便告訴人。雙方的理由都正大，爭持不已，却苦壞了翻譯官，一方面責翻譯官不能盡職，一方面却又懷疑翻譯官刺探非其職務上所應知的軍事機密。

翻譯官的苦悶，已略如上述，而負責主管翻譯事務的人員，則別有一種苦悶在心頭。當我在昆明代理舒少校負責主持飛虎隊翻譯組的事務時，便向全體的翻譯官，提出「不辱使命，不辱國格，不辱人格」三大信條，雖然大多數都能遵守這三個信條，而究不免有極少數的人不能實行；雖然極少數，可已令我傷透了腦筋。

關於第一條，我想起了二二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當時的許多翻譯官，都是從各大學中的高材生徵來的，他們的英文不能說是不夠，并且在分配工作以前，還曾受短期的訓練，可是他們對於軍事上的術語，尤其空軍方面的技術專門名詞，則所知很有限，舉兩個極淺近的例，如 Fragment bomb，這兩個英文字，如果直譯，則 Fragment 是碎片，bomb 是炸彈，連起來則是「碎片炸彈」四字，如此譯出不能說是錯，而實際上這兩個英文字的意思是「殺傷彈」，有一次，美軍來函請供應一百個殺傷彈，那位先生譯成了「請供應一百斤炸彈

的碎片」。又如 Bomb 這個字，在空軍中是「機場」的意思，而當時却有人譯成爲「曠野」。這還是些小問題，當有些少數中之少數的翻譯官，連合美軍中人員，從事於各項軍用品的買賣行爲，甚至攜帶他們娼娼宿妓，既有辱國格，亦有辱人格，不僅令我苦悶，尤令我苦痛。這個原因，亦因爲他們剛出學校大門，根本不知軍紀爲何物，而當時對於翻譯官的待遇與約束，由於人才難得的原因，亦不免從寬，因此放縱了他們，記得當時有一位王姓的翻譯官，派在雲南驛電台工作，却忽然自動的跑回昆明，原因是在那裏的生活太枯燥了，他却不瞭解電台工作的重要，和擅離職守貽誤軍機的罪行之嚴重，這一類的事，亦頗使我苦惱，嚴辦吧，他們是出於無知，不嚴辦吧，假使出了亂子，不但我要負擔連帶的責任，而於軍事上亦將受很大的影響。

十一 和美國人相處的方法

我沒有去過美國，對於美國民族的心理和風俗習慣等等，亦沒有研究過；但從我在飛虎隊和美軍中工作年餘的經驗，我自己覺得是學習或發現了一些和美國人相處的方法。我所認爲發現的方法，說出來亦簡單得很，現在略提兩點於後：

一、無私的正直 當你和美國人辦理或交涉一件事的時候，你的態度以至你的行爲，都要能够正直無私，決不能稍懷欺騙，如果被他人發覺在正直的後面，另有一種面具，他將永遠

物趕來替他們送行，都顯出依依之意。我笑着問一個名叫楊雁的官校十七期同學說：

「你們到上海才只半個月，怎麼都會有女朋友呢？」

他紅着臉道：「都是輾轉介紹的，也有是出國前的朋友趕來上海相會的。」說時正有一對走來，他輕悄地說：「這就是。」我說：「你呢？」他笑着溜了。

他們是由空軍司令部給包的二等車一輛，我們在這上面閒談很久，涼風拂面，興緻盎然。他們對這次的慰問工作，表示感激，希望將來在自己的崗位上有好的貢獻，報答國家，說時的誠懇態度，令人感動。有一位家在東北這次奉派前往長春，我特別向他道賀，車開時，我們互約「長春見！」



的不再信任你，你也就不着他誠懇的合作。在飛虎隊的時候，中國人員管理處的人事組長是傅瑞璋少校，他和交通器材庫的管理員美籍W中尉，發生過一次糾葛。

由於工作上的需要，傅少校函請物資供應處轉飭交通器材庫，撥借兩部自行車，W中尉特來見傅少校說是自行車很多，但都是散裝，請派機械士去協助裝配兩部。一天以後，派去的兩位機械士來見傅少校，說是工作太多，請再派兩人去，傅少校很奇怪，詳予查問，原來他們在日之內，已裝成了五部，W中尉還要他們再裝十五部，并且發現有一二個商人似的中國人，前去驗看自行車，似有作買賣的嫌疑。

「我只命令你們去裝兩部自行車，爲什麼裝五部，不要再去了。」

另外又發了一個通知，請W中尉來談話，W中尉來了，不等傅少校開口，便質問機械士如何中途不去，并聲明如果機械士不去完成所需要的工

作，所借的兩部自行車便不能送來。傅少校并不理會他的質問，只嚴肅的向他說：你要裝配成二十部自行車，是否奉有長官的命令，或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如果是的，請你的長官，正式來函請求，我可以派機械士來，否則，我們機械士，是國家的軍人，不能替你做與軍事無關的私事，本組借用車輛，是公用，而不是私事，我不能和你來談交換條件的買賣式行爲，請你回去仔細考慮後再來見我。

結果；在一小時後，W中尉用汽車載了兩部自行車送到傅少校的辦公室來。

二，合理的勇敢 當你和美國人

辯論一個問題；或是舉行一個談判時，你如果有理，千萬要據理直爭，決不可屈服退讓，否則你便會遭遇他們的白眼，而認爲你是一個懦弱無能的落伍者。我們在昆明的時候，美國人都知道林文奎少校是一位強硬的中國軍官，那時，他充任陳納德大隊長的機要秘書，時常和陳納德大隊長面紅耳赤的爭辯不休，而陳納德大隊長對於他却信任彌堅，美籍軍官稍有不合理的行動或要求，亦每碰着他不留情的駁斥，這些被駁斥者，談起林文奎少校，即又都舉起大拇指。

曾經有位美籍的機械士，他的身體魁偉，孔武有力，對於體格強壯的中國同事，常常挑釁，每在對談的時候，會突然伸出巨靈之掌，向對方一擊，他的意思，是想挑他和他角力，可是被欺侮的人，很多并不抵抗，不

是笑一笑，揚長而去，便是轉身飛逃。有一天，他可觸了霉頭，遇見了我們的大力士金恩忠隊長，在受了他的突然一擊之後，立刻加重的回敬一拳，這位機械士應聲倒地，立刻又爬起來。這時我們以爲將有一場爭戰，誰知他却伸出手來，和金隊長熱切的握手，并表示他是十分的欽佩和崇敬。這件事告訴我們，美國人是崇拜那些勇敢而強有力的人，對於懦弱卑怯甚至不能爲自己生存而奮鬥的人，是絕對的看不起。

其次，你和美國人在一處的時候，言語行動的各方面，要隨時自己尊重自己，你如不自尊自重，美國人亦決不會尊重你的。最忌的，是卑鄙諂媚，你如果不惜任何一切的去諂媚他，結果，你決不他的好感，反而他會利用你的諂媚心理，時常的來欺侮和戲弄你。

官官上上之搏戰記

古卜靈

初次與敵交綏，有勇氣却缺少信心；經過中的形形色色，自己祇覺得好笑。

爲掩護陸軍攻取宜昌對岸高地敵人的據點，我們空軍奉命出動，執行對敵軍轟炸和掃射的任務。

六月九日（三十三年），是陸軍聯合施行總攻的那一天。

清早，我們第一次的任務順利完成了，沒有遭遇到敵人的空中抵抗，只有那高射砲火，在陣地上空點綴着稀疏的煙團，有白色的，也有黃的。

對於陸空連絡我很滿意，由於布板符號的指示，減少了許多尋找目標的困難而增加不少的自信心。

接着加油掛彈，就是第二次同樣的任務。

P-51八架，由鄭松亭少校和史爾蘭中校率領，我是最後一架，跟着趙元珉；目標是萃福山，敵人最堅固的據點。

臨出發，鄭松亭少校告訴我們：「投彈後，自行尋找掃射目標，盡量在敵人陣地上空盤旋，計算油量，自行回航。」

這些久歷戰場的老手們往往把任務看得不算回事，同時他們也不考慮遭受敵機的襲擊。

我自己可不這樣想，爲單獨回航已是沒有十分把握了，也就更覺得他們這樣的計劃是犯了「輕敵」。

我打下了主意，無論如何我是不

失着友機的，執行任務完畢之後，我可以跟他們其中任何一個回到基地。

剛到陣地上空附近，就發現了幾架飛機在我們的正前上方，一陣着急，完成了戰鬥準備，及至看出是四大隊的 P-51 之後，才覺得自己是過分緊張了；再查看別的飛機絲毫不動，不免竊笑自己的沒出息。

這次進入投彈比上次有了進步，因爲我有充裕的時間，調整我飛機的俯衝角度和速度，把第一枚炸彈投到目標中央，然後通過脫離，像平時練習時候一樣，不慌不忙的。

第二次通過掃射，投彈；第三次

……

在剛剛拉起的一刹那，一架 P-51 直衝到地，一團火！我不禁大叫一聲。接着，另一架作慢滾，好大的興致；又一架，冒着濃濃的黑煙。

一只白色的降落傘，飄向今早炸過的敵陣地去了。是誰？是怎麼一回事？我迷惑了，我的腦筋反應沒有這樣快。

正也是這個同時，一架日本飛機，它直衝到我左後下方的地面上。一只傘，掛在尾巴上，滴溜溜，一團火！

我知道是遭遇了，我也已看到日本飛機是 HAP。（海軍〇二式）我

實在沒法說我當時的心境，怕嗎？一點也不。

抬頭，一架 HAP 在我的左上方，它雖然橫掛在天空，我沒法對它射擊，我知道我所欠缺的是高度和速度！

右前上方一架，向我逼來了，爲什麼它竟開着落地燈呢，我想即刻迎頭還擊，不到一百發，就衝過去了，幾乎相撞，我想即便相撞，我的飛機也是佔便宜的，日本飛機的構造是非常脆弱；同時，第一次的與敵交綫我是不肯示弱的，只要敵人敢作，我就

可以和他同歸於盡。結果，是他拉起來了一點，那飛機尾部的渦流使我機猛然一抖。

回頭看它，一直向宜昌飄去，它怕了！

好，不回頭打我就行；那時候我的確是只想防守而沒有想攻擊。

我想該找到一個友機，施行相互的掩護了。平日的教育是告訴我們成隊作戰的，可惜的是我的高度不夠，看到自己的飛機與敵搏鬥而湊不上去，又慌又急。

高度速度不足自然是要吃虧的；在這當兒，有一架日本飛機咬住了我的尾巴，它發射時間很短，有一架 P-51 解救了我的危困。

再繼續爬高，瞄準敵機發射兩次，都因距離太遠而沒有奏功；可是，我又被敵人所乘，這一下可咬住我不放了。

我開滿了油門，推頭俯衝，使飛機成不規則的飛行。右翼掀起了一個洞，也感到兩下震動，我以爲俯衝速度太大的原故；反正爲了逃脫敵人的射擊也顧不得那麼許多了，只還覺得自己速度不夠。

回頭看一看，那架敵機還在尾追亂射。我再推駕駛桿，推向山谷中，我當時想：寧肯碰在山上不叫它打掉。

可是，它拋開了我回頭了，爲什麼？到如今我還不知道是什麼道理，反正我只知道我自己當時的處境，再被追上半分鐘我就沒辦法再從山谷中拉起來了。

這樣，我盤旋於從谷底昇到山頂。看看儀表，有的針已交叉起來，一切的指示似乎都變了常態，在不知覺中，關足油門已有十幾分鐘了。

天空變爲沉寂，一場空戰結束。我還不敢單獨回航，因爲我怕落個臨陣脫逃的罪名，直到看見回航的路上有幾個黑點，才放大胆跟了上去，正好，這是同隊的鍾柱石跟加洛維上尉。

鍾屢次向我作手式，像是叫我拉掉飛機下面掛帶的東西似的，我想炸彈是投完了，可又有什麼？真不是說輪子或是散熱片？他也不干涉到我的這些事情呀。好，拉，拉了又拉，意圖盡心而已。直到落地滑到停機線後才知道：三枚炸彈僅去其一，兩翼下面還留兩個二百磅的，天！就這樣

樣與敵搏鬥！
我飛機上中了兩顆子彈，一個擊中右翼機槍部分，一顆在螺旋槳上，因此我沒有參加當天的第三次任務。我念念不忘那幾乎相撞的一剎那，我又不敢往下想！當我把這件事談給我保管飛機的美國某下士聽的時候，他說：「以目前情況說，與日本

飛機相撞是不合算的。」這個美國孩子倒是一個有腦筋的。
後據前方陸軍的報告，掉了四架飛機，我想是連自家那一架也算在裏邊了，因為我們這裏只報了三架。我們的張永彰沒有回來！
過了一個時期，由於照像槍裏膠捲的指示，說是我擊傷了與我幾乎相

撞的敵機，這簡直是意想不到的收穫。我沒有想到這驚險的惡戰中還有這麼一點功績。
那位救我危難的是鄭松亭少校。至於說敵機落地燈，鍾柱石也有同感；其實那是槍口的火光，鍾和我都是平生第一次遭遇敵機，以後管保不再這樣說了。

防禦原子彈的新武器

魯書

雷達火箭彈——英
雷達控制砲——美

這次世界大戰中，新發明的秘密武器為數甚多，而其威力最大的，厥為原子彈。

然則，這最可怕的原子彈有沒有防禦的武器或方法呢？我想防禦原子彈唯一的辦法，就是反轟炸，用大規模的火箭或飛機一齊出動去炸敵方原子彈製造廠，其次是不等原子彈的到達，在中途便擊落了它。

最近發明的防禦原子彈新武器有二種：一是英國製造的雷達火箭彈；二是美國製造的雷達控制高射砲。雷

達火箭彈，是依據英國發明的雷達，

德國發明的火箭，以及美國發明的信管的原理而造成的。它有極高的速度，能精密測知所探目標的方位和距離，且能隔雲霧烟幕而探視遠物，故瞄準精確，容易命中，它可以毀壞任何高度的載着原子彈的飛機及火箭；它可以摧毀製造原子彈的工廠和貯藏庫，這武器曾經用以擊敗了德國的V-2式飛彈，也曾經擊落了日本自殺機數百架。

英國為了試驗這雷達火箭的射程

起見，現已在南非洲沿海賽邦那小鎮

上設立了實驗辦事處，以便從事實驗的工作。該地是一平原，廣約三萬方哩，闊四百哩，深一百八十哩至二百四十哩，草木皆無，乃一未曾開墾的處所，用它來實驗這新武器的射程，實甚相宜。

雷達控制砲，是美國海軍方面發明的利器，它是一種用雷達控制的高射砲，它可以裝置在艦船上，也可以配備在海岸港口上，能够擊落飛近一艘戰鬥艦或海岸港口五千尺以內的任

何載有原子彈的敵機。

該砲是隨着雷達的指示而自動發射的，所以命中非常準確，敵機一經進入雷達的偵察網，便立刻遭受砲火的射擊。因為有此雷達偵測器指引的高射砲，容易獲得所搜索的目標，而射手們祇要注視偵測器望鏡上所反射的雷達光柱，便可看見所發砲彈射出的路線。這新式高射砲射程可達五萬尺，為任何其他高射砲所望塵不及。所以，在這原子時代，雷達的發明，實是防止原子彈最優良的利器。

空軍第一關

銀羽

進入航空各校須通過此處

不論程度及資歷一律當兵



巴嶺山下，雅溪河邊，經常有幾

千名從全國各地投奔前來的青年，在「青年要立志做航空員」的號召下，正受着最嚴格的軍事訓練，幾個月以後，又匆匆地到美國、印度、或國內空軍各學校去升學，接受專門的技術訓練。今天從這裏畢業出去的已有成千近萬的同學，滿佈全國各飛行部隊、場站、工廠、電台和氣象台，直接間接參加抗戰工作，已有他們不可泯滅的功績。

不分天空與地面

沿銅大公路，過土橋場，遠遠地就可看見兩根聳立的石柱，上面分刻着：「民族復興路，空軍第一關。」十個大字，筆力雄勁。這裏就是中國空軍搖籃，——空軍入伍生總隊，屹立舊市塢上。

我們這裏：有大學畢業的，有中學畢業的，有僅够小學程度的，有身經百戰的陸軍軍官，有一聽飛機聲音便能辨別出故障所在的老機械員，這些學歷經歷各異的青年，依着自己的志願，體格和程度，將來分別學習空勤或地勤；但在入伍期間，我們是不分天空與地面，不分通信與測候，不分機械與飛行，都共同接受一致的入伍訓練，這裏每天都有新生報到，每月都有舊生畢業，空軍學生誰也不能不經過這座巍峨的雄關而擱進。

忙碌的一天

東方略呈魚肚色，太陽還躲在山的那邊，響亮的起床號，劃破了靜寂的長夜，我們都從夢中驚醒過來，寢室裏頓起騷動，穿衣服紮綁腿，束皮帶，理帳子，整內務，都要在短短的十五分鐘以內弄完畢，被子必須整理得像一塊「豆腐干」，不但不能有皺紋，而且還要稜角畢現，接着就去盥洗場和廁所。假使你不利用時間的話，一定會覺得手忙腳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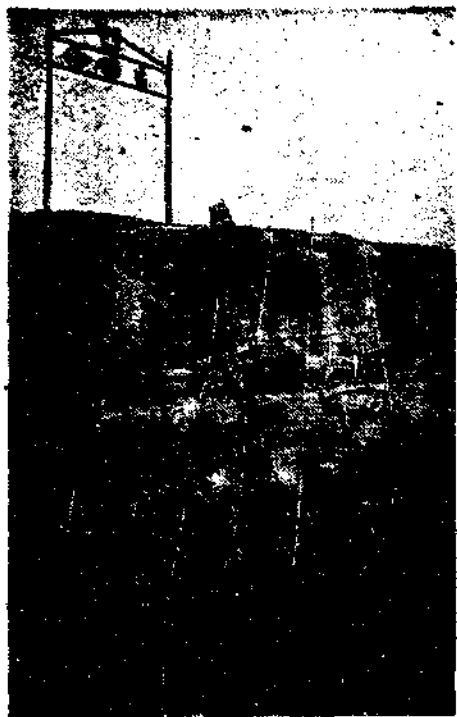
點名後，便是晨操，首先沿着大操場跑上六個大圈，接着有復興操，鐵槓，木馬，天橋，木城等各項運動，做得大家滿身大汗為止。

一天一次風雨無阻的制式教練，雖在溫度高到一百度以上，依然要在操場上舉行，下雨落雪的日子，也要在營房的走廊上演習兩點鐘的立正敬禮。入伍生活是嚴肅緊張的，但是我們並不覺得疲乏，相反地，我們只有活躍，只有高興。

收操後接着便是上課，我們除了學習步兵操典，射擊教範，野外勤務等軍事科目外，還有英文，理化，代數，幾何等普通科學，因為空軍是最進步的技術兵種，需要高深的科學知識。

午後多半是戶外活動，有時肩着槍，到附近山地裏去演習戰鬥教練；有時到靶場去練習實彈射擊，但多數的時間是在運動場上，作種種活動，教官就在旁邊指導，總隊長說：「我們這裏，在下午好像是一個體育學校。」這話是有根據的，入伍期滿，假

兩手緊握粗繩，像猛撞的猿猴。



使你還不能來十次懸
盤曲肘，和那十二磅
的鉛球至七公尺以外
的話，別的同學都在
高唱戰歌，送出校門
，而你却被降到下一
期，再來三個月的入
伍訓練。

晚飯後，是我們
一天中最快樂，最自
由的時間，我們就像
一羣活躍的鴿子散佈在
綠綠的原野裏，三三兩兩，或溪邊垂釣，或公
路散步，或聊天，或看報，或下棋，
自由自在，快樂無比，等到自習號音
一響，這羣鴿子，就像天晚歸巢一樣
，紛紛走進教室，埋頭自修今天的功
課。

當那悠長的就寢號音一響，同學
們帶着一天來疲倦了的身體，走出教
室，走進寢室，悄悄地爬上牀舖，不
久便呼呼入睡了。這時營房四周，頓
呈靜寂，只有田野的流螢，在空中飛
舞。

欣然度週末

我們的生活雖然嚴肅，緊張，可
是在康樂活動時，却是輕鬆活潑，除
了中山室可以調劑你的身心之外，最
令人高興的，就要算週末晚會了。

晚會通常是每週舉行一次，常常
演出話劇、歌劇、平劇、以及音樂會
、民謠演唱會等各種方式出現舞台上
，雖然服裝，道具，佈景，都遠不如
大規模劇團的完美，但在演出技術上
，實並不較成渝各地的普通戲劇演員
稍有遜色，歷次演出的，有小人物狂
想曲，重慶二十四小時，離離草，野
玫瑰，草木皆兵，黃金潮，火花，鑄
情原野等名劇，都會轟動一時，博得
不少觀眾的讚譽。

民謠演唱會，更是別開生面，以
潔淨純真的民間歌曲，加以修改而演
出，其中有南路北調，變荒歌舞，海
外情趣，村野小曲。有一次演出一齣
青海情歌，很博得觀眾一致稱贊，當
觀眾舉着熊熊的火炬，照得廣場如同
白晝，幕布一開，一個十六七歲的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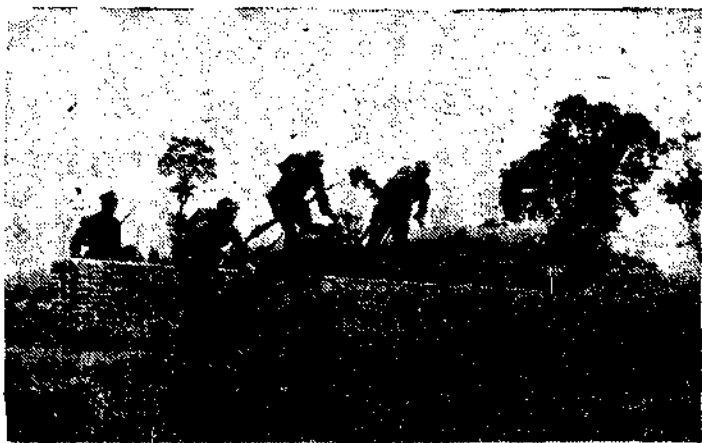
衣女郎，倚着身穿軍服的從軍青年，
妞妮妮地出來，驚兒似的歌喉，唱
着動人的情歌，「送郎送到舊市井：
：，」這時，台下的騷動立即沉靜下
來。啊！大家都陶醉在這動人的情趣
中了。

生活在競賽中

填上的生活，天天都在競賽中求
進步，每個月中有幾種競賽，如講
演，歌詠，內務，爬山，射擊，器械
操，團體操，戰鬥教練，障礙賽跑，
勞動服務等。每隊的同学，爲着獲得
團體的榮譽，和個人的光榮，平時就
在不斷地練習；到了競賽時，便是更
加緊張，更加熱烈了！

各項競賽中，障礙賽跑是我們最
實用，最歡喜的運動：

當清脆的槍聲，拍的一響。六個
斜掛步槍全副武裝的同學，兩手緊握
粗繩，像矯捷的猿猴，沿着高達數丈
的削壁，攀登而上，跨過鹿砦，越過
短牆，獨木橋就已在望——這是一座
僅用一根木材造成的小橋，非常狹窄
，下面是臭澗的深淵，通過獨木橋，
經過凹凸不平的斜坡，前面就是木板
橋，約有一丈多高，八大障礙物中，
以越木板橋最爲困難，必須要在很遠
的地方，鼓着勇氣，一衝而上，跳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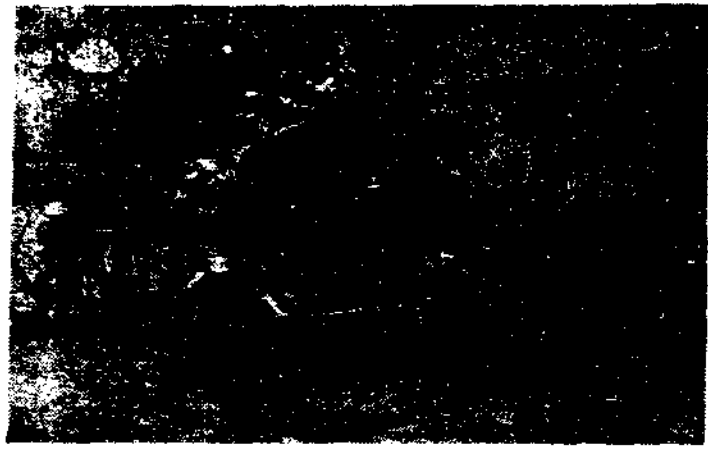


越過短橋

下去。這時離終點便只有百公尺
了，山坡兩邊的觀眾，都在熱烈鼓掌
高喊「加油！」「加油！」繼續踏着
木板，越過鐵絲網，衝鋒槍一響，競
賽者便像脫繮的野馬，不顧一切的拼
命向前衝去，這樣便攻入敵陣了。
競賽完畢，軍樂隊奏起愉快的音
樂，準備給獎，優勝的同學，懷着興
奮歡欣的心情，以端莊嚴肅的正步，
走向主席台前，接受獎給的優勝旗，
或獎品。接着台下掌聲雷動，歷久不
絕。勝利者在優美的軍樂聲中，慢慢
地踏步正步，含笑歸隊。

朝禮的光榮

前年春天，勞總隊長聲言，理想在操場上，建築一座中正堂，作為總隊的司令台，因為經費困難，這個計劃竟被擱淺；可是軍人字典無「難」字，經勞總隊長多方奔走，才算是募集了十幾萬元，但是這筆款子，僅够購買材料，於是總隊長就利用星期休



跨過鹿營

假，發全體官生，士兵，往那有二十多里路的巴嶽山上去搬運已經購好的木料，石條，石灰，和磚瓦。這樣經過好幾個星期，才把材料運齊，然後由學土木工程同學，設計圖樣，大家同學填基平地，又從士兵中選出



八大障礙物中，以越木板橋為最困難

木匠、石匠、泥水匠共同來立柱、架樑、豎牆、蓋瓦……到了年終，我們的操場上已完成了一座富麗堂皇的「中正堂」，現在已是我們集會的司令台和演劇的好場所了。

後來航空委員會，為獎勵我們辛苦收穫，特頒給「團體之光」錦旗一面，以留紀念。

千人操與千人唱

每星期的兩次朝會和一次紀念週後，都要舉行團體操，假使有嘉賓蒞臨的話，團體操便是我們表演的節目

了！

大家一律穿着白色的技術衣服，戴着白色的運動帽，束着寬厚的白腰帶，穿着黃色的短馬靴，非常清潔整齊，在廣漠的操場上，好像夏天的繁星，閃閃燦爛，指揮官一聲口令，「復興操開始」。大家就迅速地散開，千餘人手的上伸，腿的下彎，腰的屈曲，臂的旋轉，只有一個動作，一個姿勢，好像一個白色的巨人，在沙漠中揮動。

填上的音樂氣氛非常濃厚，假使你一走進關來，就聽見營房四周，弦歌不絕。這裏經常舉行音樂會，每當星月皎潔的夜晚，全體同學集合在中正堂前，先由各隊輪流演唱自己獨有的歌曲，然後全體合唱，千百人的歌聲，交織成一支巨響，飛繞在舊市鎮的天空，激動了巴嶽山野。

我們常唱的歌曲：有跳上戰鬥機、遠征轟炸歌、活躍舊市鎮、空軍進行曲、抗戰勝利、我要笑等，其中活躍舊市鎮一曲，完全以入伍生活為題材，輕鬆，活潑，曲中雜以軍號聲，槍砲聲，唱歌聲，歡呼聲，往往使聽者有如置身舊市鎮上，一同在參加我們的入伍訓練一樣。

亞洲的鵝步

軍樂隊奏起進行曲，這時分列式開始了，大家緊緊槍皮帶，踏着和諧的步子，抬起頭來，邁步前進，當領隊官發出「向右看」的口令之後，大家都立即撤出刺刀，睜大眼睛，挺着胸膛，一致轉頭向閱兵官注目致敬，腰豎得直直的，腿踢得伸伸的，臂的擺動和腳的起落，互相交織，是那樣的有規律，那樣有精神，千百人的皮鞋靴着地，祇聽得「沙沙」的聲音，像切菜一樣，刺刀在陽光中閃閃發光，隊旗昂揚，迎風飛舞，偉大的行列，以整肅齊嚴的正步，通過閱兵台。

高唱驪歌

每一期的畢業，都要舉行「告別式」，由總隊長主持，畢業同學和送別的官生，分站公路兩旁，漫長的行列，整齊的隊伍，大家心裏都有着依依不捨，戀戀惜別的感情。

總隊長的訓話中，諄諄勉勵同學，努力研究學術，鍛鍊體格，以期將來報效國家，訓話後，畢業同學派代表一人，致答詞說：「我們決不辜負國家對我們的期望和師長給我們的教誨，我們要發揚入伍精神，要為建設新空軍而努力！」詞句鏗鏘情緒熾烈。

這時，馬達已在怒吼，軍樂隊奏

通盤籌算建立大空軍

槐 孤

飛本國出產的飛機·燒本國提煉的汽油

有志青年應到天空去，同時也應到實驗室去，到工廠去，到礦山去。

我國空軍，興辦較晚，歷史較短，可說是隨抗戰而成長。回憶對日戰爭中，我空軍常處於劣勢；直至民國卅二年始漸好轉。以我國幅員之廣，相崎戰線之長，僅以少數空軍而運用於各方，實為不可能的事；故歷年來除了各戰場大會戰外，我空軍並未如戰況上的所需而使用於各方。我很有幾次在後方傷兵醫院裏碰到前方退下來的傷兵同志們殷切地問：「我們的空軍那裏去了？要是沒有空軍來掩護，我們早將鬼子們的進攻打退了。」此種渴望空軍協力的通真談吐，問到身為空軍的人，直是愧無以對，而事實上也是我們的飛機的確太少的緣故。

當時有一個值得一述的故事：

在民國卅年秋第二次長沙大會戰時，空軍出擊頻繁，有一次我們的輕轟炸機羣，於達成轟炸任務後與敵驅逐機遭遇，當即發生激烈空戰，結果敵機有五架被擊落，我方也有數機受傷，其中受傷較重的一架，因已不能繼續維持飛行返航基地，故強迫着陸於湖北的原野，落地後發現後座射信士已在空中壯烈戰死，而前中座的轟

炸員及駕駛員幸均無恙。二人將此殘毀飛機速加偽裝後即向南方奔走，擬往空軍前進基地——衡陽。斯時湘北戰況異常緊急，砲火連天，秋色遍地，許多田廬村舍盡成廢墟，故二人行了半日，不僅未遇一村，即連一只山雞野狗亦未相逢，湘北戰場當時給與他們兩人的印象太殘酷了。直至翌日午刻他們纔碰到一條公路，路面雖經破壞，但路面上似乎尚留有行人足跡，他們倆沿路南行，果於日落之前，至一炊煙繚繞的小村，他們深知飛機是迫降於國軍防線後方，而該村應在國軍範圍內無疑，故當他們望見此身身昇起的炊煙時，頓引起了內心無限的興奮，於是加快速度地向該村去。起初，村人遠遠望見這兩個打扮不同的陌生客——他們仍穿着飛行衣——還有點懷疑地躲在躲避；但待聽到他們以國語而打着湖南腔的招呼說是中國飛行員時，便立即跑來圍集問訊了，頓時傳遍了全村，而最使人感奮的，是新由前方下來的傷兵，他們路過該村，聽說有兩個中國飛機師因飛機壞了而來此，便都忘了傷口的疼痛，都央求給他們的民佚去見見這兩個從天上掉下來的空軍，結果他們的要

泗浹別歌，大家口裏也唱着戰歌，手裏揮着帽子，雙方互道珍重，霎時，塵土飛揚，歌聲漸遠，車輪已把舊市坵拋在後面，駛出「空軍第一關」。

搖籃的懷戀

蔚藍的天空，太陽剛剛躲在薄雲裏，無數條強烈的光芒，從雲隙中透射出來，像若干犀利的長劍，刺向無際的天邊，這時大操場上，正有許多健兒，赤着膊，在打球，在追逐，在角力，在作各種的運動，周圍的空氣是那麼緊張，那麼活潑！

忽然一架鯊魚式機掠過晴空，繞了一個大圈，就對準操場，飛得愈來愈低，聲音也愈來愈大，銀翼上的徽和起落架漸漸變大，連機艙裏駕駛員的頭，也都看的清清楚楚，操場上的同學，都以為飛機發生故障，要以墜上降落，大家揮動帽子，退出操場，預備讓這親愛的伙伴，安全着陸。

當這架鯊魚式機，帶着強烈的吼聲，向操場中央俯衝下來，掠過碉堡，差一點要與旗竿碰着，大家不禁都替他担把冷汗，然而它却拉直機頭，沖上高空，搖搖擺擺慢慢飛去。

帽子在空中飛舞，掌聲歡呼聲，跳躍聲，瀾漫其上，大家心裏都很明白，這是先期同學回來探視母校的。

求照辦了；他們有的斷了臂膀，有的傷了腿子，但是他們堅強地要求着要與這兩個疲憊不堪空軍掘手，其中有一位腿部受傷的工兵連長，當他兩隻手牽着另外那兩個空軍戰鬥員的兩隻手時，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啊！朋友！我相信我現在不是在做夢，我是親手在握着我們陸軍日夜在焦盼的空軍同志的手。請你們兩位回去轉告其他空軍各同志，前線陸軍是如何在期待着空軍的臨陣助威，潛伏在戰壕裏的士兵，不論晝夜，每一開到遼遠的飛機響聲，一顆跳動的心便立刻隨着豎耳定睛的祈禱情緒拋向天空裏去，雖然默然無聲，但心裏都在自語：『這次可該是我們的飛機吧？』可是十之七八這種祈求使我們失望了！接着而來的是敵人瘋狂地向我們轟炸與掃射；所以有的時候，我們爬在戰壕裏的陸軍，就連以上所說的那種精神上慰藉的冀望，也都不敢再想了。」他的精神沉靜了一下繼續說下去：

「我是由江西移防到此不久，正趕上敵人傾巢犯長沙，想不到這次會戰，我們的空軍會出動的這樣多。你們或許飛的高看不到，這幾天來，每當我們的大編隊機羣向敵陣投彈時，我們的士兵有的都興奮地將頭上的鋼盔揮掉，提着槍便衝上敵陣去。啊！因為空軍的協助，這一次長沙會戰，使我們勝利了。我雖負傷，我心裏却舒暢得很，尤其我現在親眼看到與我們一起掃敵致勝的空軍，心裏更感到分外舒暢。我昨日退下火線時，敵屍已滿佈了長沙北郊，敵人揚言長沙已佔領的狂言，今又不攻自破了。……」

上述一段故事，是筆者親耳聽來的事實，證實

陸戰中空軍所佔地位為致勝不可少的因素。

我國為一大陸國，而國防設備可謂百廢待舉，吾人身受八年之慘痛艱苦戰禍，今後絕不希望世界上任何角落再有戰爭；然世界上現想重溫德日之舊夢者正多，故為鞏固國防及保障我中華民族之安全計，應於戰後從速建立國防軍，在籌建國防軍之先，我們要本痛定思痛的教訓，應先建立國防軍的靈魂——大空軍。

提出這個建設大空軍之建議，不是單純地只鼓勵「有志青年到天空去！」因為有志的青年都飛上天空去，試問有關空軍的各種地面業務，又有誰來管呢？我們知道空軍為近世最科學的兵種，是以近世所有科學上的新發明均能為空軍所應用；所以我們對於戰後建設空軍的企望，是要通盤計劃的，澈底的，因此舉凡各種航空製造工程，汽油採煉，以及航空氣象之研究等，均應着手訓練人才，從頭舉辦，至「有志青年到天空去！」只不過是建設大空軍中之一個部門而已。

我們要建立國防上的大空軍，首先要立定一個用「國貨」的信念，所謂「國貨」，是我們要飛我們自家工廠裏製造出來的飛機，我們要燒我們自己在西北提煉出來的汽油。這件事，初聽起來或許有人認為不可能，因為就目前講，不但我們不能自造飛機，就連工程簡單至萬倍的汽車尚無廠可造；不但不能提煉飛機汽油，就連供燃馬燈的煤油尚不能大量生產。這固屬事實，但戰後的建設工作，仍須本革命精神，克服萬難，人人必具埋頭苦幹，迎頭趕上之毅力；否則依賴別人，承人鼻息，將始終是一個無靈魂之軀殼。說句笑話，現在雖不是封神榜

上門法寶的時代，但科學下的產兒——如飛機，火箭，原子彈等——多少帶有一點法寶味，我們不患門法寶無人，而問題是我們有無有法寶可門？任何國家的國防，設無自有的法寶來護衛，則此國防便不配稱為國防。所以建設大空軍，我們不但要鼓勵有志青年到天空去，同時更要鼓勵有志青年到實驗室去，到工廠去，到礦山去！

關於我國國有飛機製造廠，在戰前，中意合辦一所，中美合辦一所，該兩廠以後者機器齊全，設備完善，在戰前該廠曾製有復興號戰鬥機，這全面戰爭展開，該廠全部機件由沿海內撤，隨軍西遷，會經漢口，成都，昆明，最後而至中緬邊境的疊允。在一邊遷徙，一邊工作的情況下，該廠為直接加入第一線飛機的裝配及修理會盡過最大的努力；陳納德將軍所組成的志願隊（即後日名震全球的飛虎隊）能首在緬甸上空擊敗日機大露鋒芒，即為該廠員工不畏炎熱加緊工作的成績表現。在疊允重建中央飛機製造廠，據云規模甚宏偉，舉凡製造廠的各個部門，試飛場的設備，以及員工福利的措施，如銀行，郵政，交通等，應有盡有；但因工竣不久，英軍在緬甸失利，而緬北滇南亦相繼不守，結果使工人費盡心血由海濱遷移至「駝峯」山麓下的疊允中抗飛機製造廠又完全陷入敵手。

現敵投降，疊允光復，但工廠中的大小機器已被敵人搬運一空，而原廠址的建築物，在敵人盤據期間亦多為我空軍炸平了，思之良堪痛惜！

目今西南各省有關航空工業之工廠，僅有修理廠數個，發動機製造廠一個及保險傘製造廠一個；這雖係我國國內僅有的一點航空工業嫩苗，但我們

慈母心 · 遊子感

從軍十年記 (下)

戰士手記 · 體素情懷

楊 桃

廿七年的夏天，我在昆明湖畔的巫家壩完成了我的學業。我很榮幸被派往駐防漢口的第一大隊去見習，因之及早給了我個參戰的機會。這時的戰況，是敵人陷蕪湖下安慶，正溯江而上取武漢，我軍除佈置保衛大武漢外正堅守馬當要塞；此時我空軍的任務是轟炸敵人長江內之運輸及長江下游敵主要的空軍根据地。

在我的生命史上我將永不忘抗戰一週年的後一天——七月八日——因為這一天我親身參與了祖國神聖的抗戰，在一天中我會隨隊兩次出擊，我會用我自己的腦，自己的手，本着「學以致用」的原則將數十枚一百公斤的爆炸彈，地雷彈輕輕地投向敵人的兵艦，敵人的機場。每當我們的機羣愉快地返航時，我不由的說出：「瞧！我們已是毛豐羽健的時候了！」

假如故鄉不是淪陷的話，轟炸歸來，我必寫信直告母親，同時告訴她我這兩年多究竟幹了些什麼？對過去的不忠實，我想唯有在這個機會有臉向母親求有恕；但是，故鄉淪陷了，就連普通國民般的家書惟恐遺忘也不敢通了！亡了家的慘痛已若此，若亡了國，其慘痛當更可知而了。

保衛大武漢的戰況日趨激烈，敵人衝破馬當逼近九江，而空軍的出動亦日夜繁忙，在不少的戰役中，有不少的英勇戰友，同着我比翼地出去而不見他們再相偕返來，他們對國家民族，已盡了他們最大的責任，他們的鮮血灑遍了大江的兩岸雲夢的碧空，他們的肉體雖歸消滅了，但他們的精神卻如洗滌的江水永遠川流不息。

為代為料理幾個烈士的後事，我曾接觸過死者

期之甚殷，望之甚切！勝利後的陽光，希望能夠煦和地普照着這點曾經過嚴霜侵蝕過的嫩苗，使它漸漸能長成雄健的中國航空工業。

此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年，我在美學航空工程的一部分留學生，集募僑胞的資金，訓練機胞技術人才，曾創辦了一個中國飛機製造廠。該廠成立迄今尚不及三年，過去兩年該廠完全是為美政府承製某種軍用機的某部機件，開出品甚佳，且產量亦日增。該廠創辦之目的，是擬在戰後，以國人的資金，國人的技術來發展我國的航空製造事業。現戰事已經結束，想該廠為完成其創立時的宏願，當有早日遷返國內推動飛機製造的計劃。

以上是我國現有之國內外航空工業情況，本諸我們今後建設大空軍之計劃，這點現有的工廠設備簡直是微乎其微，究竟今後我們須要建立多少有關航空工業的製造廠？這是一個規模的大小極有伸縮性的一個數字，筆者不在此毫無根據的擲筆；然對航空工業的經營籌辦，卻有一點意見，即該項工業除國營之外，我們尚須獎勵民營。政府可盡量使私人之資本向這種工業方面去發展，同時並予以保護；如此我相信其民營者必較國營者更有希望，有前途。——這並非筆者不贊同國營，因事實上許多國營事業趕不上民營事業的有朝氣，此在過去的交通與私運上可得到證明。許多有事業心的技術朋友們由國營事業機關出來，都感慨地說：「唉！官廳氣味太深，我們這憑技術作事的人如何聞的慣呢！」所以他們擺脫國營的圈子，跑向民營的集團裏去了。

現在，我們戰後建設，爲了戒除「官廳氣味太

的幾個家屬，有的是死者的愛人，有的是死者的弟兄，有的是死者的雙親；由各人哀痛的淚淚量便可權衡人間存在的愛。——雙親的淚（應單說母親的淚，因為當母親痛哭時，作父親的雖傷心，但為安慰母親，有淚也只好忍着往肚子裏倒流。）有似天雨般的自然，落起來簡直無法勸止；愛人的淚，有似龍頭裏放出來的自來水，可以操縱，要來即來，要止即止；至弟兄們的淚，只不過是早上的露水，太陽一出便晒乾了。

由此，母愛的偉大，更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啓示，然而我與母愛遠別了，久違了。有時我恐懼，我懷疑，因我不知道一生是否有機緣能親身再受母愛融育的那一天！

戰火已迫近了武漢的外圍，敵人沿江東南已過了陽新，北方順平漢路已達信陽，我們苦守奮戰，終於十月初隨隊先離了漢口而退駐於湖南衡陽。至衡陽，我們的任務依然是參與保衛武漢之外圍戰。直至廣州不守，武漢撤退，長沙大火，整個戰況轉和，我們才奉命移防於廣西。當離衡陽之前，我目睹由粵漢路兩頭湧來之難民傷兵，擁塞於途，狼狽不堪，敗仗給予我的陰影真是不寒而慄！但轉念，觸目皆是不願作奴隸的人們，他們不惜拋棄了他們的田廬財產，不顧奔波流亡的辛艱，他們爲了追尋光明與自由，故扶老攜幼隨國軍西撤，他們遭遇艱苦，但他們心裏都滿懷了希望，沒有交通工具供他們用，但他們尚有可以活動的兩條腿，循着大路，山徑，他們一步一步的向西進發了。

敗仗的陰影散開了，又呈現出一種新的希望。是的，史有百年戰爭，這時我們的對敵戰爭，才不

過一年多呀！

在柳州過了年，又過了半個春天，除了偶爾的出發偵察，可說是完全休息，因之號稱「山水甲天下」的山與水我也趁機遊覽了不少，對精神上可說得到無限的慰藉。這種精神上的解脫，我認爲在戰時對一個站在第一線的軍人是極爲需要的，就是一桿槍，一門砲發射久了，還得擦擦油，冷冷膛，何況一個具有靈魂機件比槍砲更複雜的人呢？

可是說老實話，在這次戰爭中，我們的軍隊裏並無明令這樣作，久經戰場的人，如不發生什麼意外，八年之後他還是活着，若分析他的神經，不錯亂恐怕也變成麻木的纖維了。

廿八年的暮春，進了「天府之國」的四川，當飛在成都盆地上空還沒落地時，我已看到一片幽綠，遍地金黃，較之廣西「天府」的秉賦真是沃腴多了。

落地後，菜花的黃色有點刺眼，香氣有點悶人。看到的鄉民身上都穿着藍布長衫，頭上都纏着白布頭巾，他們穿長衫不是去赴宴，纏白布也不是在戴孝，這正是他們日常下地趕場的一種裝束打扮。

四川這時已被命爲「民族復興的根據地」，無疑的四川今後將成爲抗戰的大本營，我們由桂調川，即是要奉行以訓練爲主以作戰爲副的這個計劃，同時據形勢的觀察在此必有長時期的駐紮。

生活安定下來，思想便會奔放起來，我想到我個人本身的許多問題，自然又會想到久離的家與一年多沒通消息的母親。

這次我的通信處是成都的一家小書店，告給母親說我當店員，在學着經商，每封信裏我都說着我

深，凡遇不是大規模有獨佔性質的事業，儘可讓私人資本去經營發展。試看我們的友邦美國，她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空軍國家，然而他們國內著名的航空工業製造廠，可說全部都是民營的，他們的業務上的行政是不受政府牽制的，對於生產可以自由發展。每一工廠都在競賽中求出產品的改進。有好的飛機，政府自可付價訂購；其性能差者，政府亦略爲資助，使其再行改進，直至性能優異時而後已。故各廠在製造上都是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因之美國航空工業的進步能一日千里。

在抗戰期間，八年來我們常聽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兩句口號；而在戰後建國，這兩句口號仍當爲我全國同胞所遵奉。所謂「有錢出錢」，是讓有錢的人們將眼光放得遠些，將計劃打的長點，不要將所有的錢老存在手上，買金囤貨，祇作一些投機生意，這樣雖然馬上有利可沾，但是其利益總是卑薄的，若能拿出這筆作投機生意的款子來投資於戰後的航空工業建設，則數年之後其利無窮，彼時不僅個人獲利匪淺；而國家也利賴甚多，真所謂「利己利國」的事業。

所謂「有力出力」，是奉告我全國的青年學生諸君們，踴躍來參加建設中國大空軍。身體條件許可的，自然歡迎你們飛上天空去；如若身體條件不許可的，我們也同樣地歡迎你們到航空工廠去，空軍場站上去，氣象台去，無線電台去。

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雖已過去了，我們不要忘了此次戰爭給與我們的慘痛教訓，我們要本着親身受過的慘痛教訓從速鞏固我們的國防。澈底的通盤的計劃着建設中國大空軍。

生平最不樂說的那一套「生意經」，我不喜歡商人，不是起於抗戰後因為他們的操縱物價，囤積居奇；而我由小讀書時就知道在「士農工商」之等級上，為什麼古人早將商人排於四民之末？

為避敵目，我不便說武人，也不便說文人，說商人就可將敵人混過了！大概敵人已深知，商人的腦子裏只知道賺錢發財，除此外便不知其他，啊商人呀！危難時的護身符呀！在戰爭中你們雖然發了不少的國難財，但你們也應該反省你們敵人眼中得到的評價？

過了很久，望眼欲穿的家信來了。信中並未追問我來川的底細，也未驚奇我的棄醫業商；惟一再地囑咐着，目下時局不靖，兵荒馬亂，應時時注意保護身體，末了僅謂家中平安。

我寫信所說的一切都是在騙母親，而母親的說「家中平安」，是否也是在騙我呢？——這迄今在我還是一個謎，啊！默祝上蒼，惟望母親說的是實話。

由廿八年春迄卅二年夏，我一直駐防在四川，各次戰役，凡有我空軍活動的地方——指出聲轟炸——差不多均輪有我的份兒去參加，例如幾次的長沙會戰，晉南戰役，鄂西戰役，以及國外的緬越泰戰役，在上述的諸地區，我相信我已為我全國被殺害的軍民們索回一小部份的血債，而我慚愧的是所索回的這一點比我國全部的犧牲者，真是過於渺小了！其渺小或者置於觀測天文星球的望遠放大鏡下還不足以看的到。

在上述的期間裏，我與母親的聯絡從來沒有斷絕，我報告的雖是假話，但能將我的假話傳達到我

親耳裏，我在精神上也感到無上的安慰！

信寫久了，我漸能將我的實際工作，與假生意經連繫在一起，譬如當隊上出發頻繁的時候，我信上便寫道「近來店中生意興隆」，如派往某地接收飛機時，我便寫道「派赴某埠採辦貨物。」

我很幸運，從參戰以來，沒有受過一點傷，沒有跳過一次傘，空軍雖沒有受傷榮譽臂章，及受傷獎金加給，但我對之毫不羨慕！

在作戰中，我會受過兩次驚，但所謂驚只是於事後始覺得，在當時緊張情緒中，什麼都忘記了！

第一次在廿七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是日清晨我們有輕轟炸機九架由漢口起飛轟炸豫南之羅山，當時天氣不好，掩護我們的一隊驅逐機始終沒有看見，到了羅山，天空依然平靜，我們進入轟炸航路，對準目標——敵人砲兵陣地——順利地投下了炸彈，正轉彎回航時，北方的雲下突然發現了八架敵機，此時敵機已發現我們的機羣，推着機頭，加大油門向我們衝來。

我們機羣上的射擊士已好瞄準待發的姿態，不意此時我們所乘的這架飛機因彈艙門的故障而跟不上編隊，在無可奈何中，我們孤機脫離了隊形將高度迅速降低。

敵機見「孤雁」可欺，當有三機對着我們追來，此時我們的高度，差不多是掠着樹梢擦着山頭飛行，因此可避免敵人之下方攻擊。敵機由後上方已齊向我們這架單機開槍了，我們的射擊士也勇敢地對之還擊，敵機的性能似不是較優者，所以始終離開我們有一段距離，只能行同一方向的攻擊，若此追擊約有二十分鐘之久，當我們的射擊士報告「子

彈打光了」時，而敵機竟瞪眼看着我們飛去，懊惱地轉去了。

脫險後，擬回衡陽，以衡山附近的天氣惡劣，又折回落湘潭。下機檢查，左翼彈痕疊疊，中有一英寸大之一洞近油箱只半尺之隔，若中油箱恐人機已全毀矣！

看到這個彈痕與油箱的距離，我的心才撲通撲通地跳起來！

第二次是卅一年十一月廿二日的下午，由前進機場梁山起飛轟炸沙市敵機場，出發時天氣尚好，至目標順利地達成轟炸照相之任務，敵方沒有驅逐機也沒有高射砲等阻擾。返航時天氣突變惡劣，逆風甚強，故飛機地速甚小，於預計之時間不能到達目的地，時屆黃昏，地標盡失，遂迷航。後至長江，以油罄遂強迫降落於一大砂洲，當機着陸時，感受震動甚大，幸人均未受傷。下機後於夜幕矇矓中視查匍伏於蘆草中之飛機，呀！機前一箭之隔，便是深溝一條，假如飛機再有一秒鐘之餘速前衝，恐怕機上的人都已全葬身在這個砂溝裏了。這時我才開始感到驚慌！

關於我類似受驚，生病的事，我從未在信中告給過母親。——事實上我十年來很少生過病，即有也不過是碰破了腳或輕的感冒而已。

卅二年的初春，我得到有被派出國的消息，我當請母親暫勿來信，並言這次遠赴外埠，選購貨物，調查行情，將有一兩年之停留，故候我回成都舖店之後，當再通信。母親果真這樣作了，因為我接到母親同年四月裏的一封信以後，便再沒有母親的信來了。

九年以後

(四)

陶 雄

錢：得了得了，水仙不開花兒——別裝蒜了。有什麼不成的？你們的事，我什麼都知道，雖然我已經三年沒看見我的外甥女兒。

武：（雀躍）就那麼辦罷，就那麼辦罷，喊舅舅頂親熱。現在開始講故事，哦，講「新事」。

施：少武，你什麼也不知道，瞎說什麼！到媽這兒來。（把他拉到身邊，可是一會兒他又走開了。）

錢：現在開始講了噢，大家聽著。郝鴻藻，航校二期三傑之一，你們都知道？

英：都知道。

施：弟弟，你也真是，在外面，日空軍，夜空軍，回到家裏，還有興趣講空軍。歇歇，喫點東西，譚譚開心，好不好？

錢：多對他們講講，可以多引起他們幾分航空興趣。

——施太太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側過身子去，表示不參加他們。

錢：在學校的時候，郝鴻藻跟劉粹剛齊名，作戰以後，劉粹剛有了擊落敵機十一架的紀錄，郝鴻藻可一架也沒有。

武：那是爲什麼呢？

錢：戰事剛發生不久，南京有一次頂激烈的空戰，

六架敵機圍住了郝鴻藻一架攻擊，郝鴻藻左砍右殺，以一當六，幹了足足二十分鐘，把敵機之中最頑強的兩架殺退之後，他實在精疲力盡，不能對那愈逼愈緊的其餘四架反撲了。

英：別的戰友怎麼不快來救他呢？

錢：別的戰友各有各的對手，都分不開身。

武：郝鴻藻還不趕快突圍麼？

錢：他當然得突圍。可是，嗚！一個勛斗翻上去，上頭一架敵機在擊著！嗚！一個急俯衝下來，下邊又是兩架在窺伺！郝鴻藻看着危急萬分，巴！一員上將，手執機關槍跨下追風馬，閃電般的救駕來也。

武：（急迫地）那是誰？

陳：（搶答）劉粹剛！

錢：對了，劉粹剛解了郝鴻藻的圍。兩人回到飛機場，低頭一看，嚇，郝鴻藻身中三槍，鮮血淋漓的直流。

英：傷的是要害麼？

錢：是要害。

英：還治得好？

錢：治是治好了，可是一時不能繼續作戰，郝鴻藻就被調到本部當參謀去了。

武：當參謀多沒意思。

陳：是呵，郝教官見了人就說：「參謀參謀，媽的

就是這年的夏天，我飛過了「駝峯」，離開了祖國，想到家，同家裏的母親，那是更加遠了。到了美國，緊張的訓練，腦筋中再找不出空隙去想家，但當假日節期，不論走在街上，公園，郊外，或朋友的家裏，一種鄉愁便立會湧到心頭。美國的朋友不論有人與你介紹或路上陌生的邂逅，在初談話時常會聽到一句慣例似的發問：

——你喜歡美國嗎？

——我喜歡美國，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國家。

十之八九美國的朋友們得到這種回答，會露出滿意的微笑，但我緊接着便說：

——可是，我更喜歡中國。

——是的，爲什麼？

——Home, Home, Sweet home!

對方點點頭笑了，我也笑了。

的確，美國物質上的享受，生活上的安適，牽繫不住一個想家思親的遊子之心。此時我以身在破碎的祖國伴侍着年老的母親，精神上的愉快當更較生活在黃金的國度裏爲洋溢。

去夏離開了美國，以我們新生的力量回國準備參加秋季之總反攻。「打回老家去！」是的，要回家必須打回去，我們要回家的人們都在，「磨拳擦掌」了。

當接近國門的時候，我們又在印度待命了幾個月，此時心中的焦灼空悶，真比行經印度扎爾沙漠上還要焦灼空悶，此種焦灼空悶的情緒直至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後，始漸形消失。

日本投降了，我可毫無忌憚地給母親寫信了，所以在印度我便給母親發了一封懺悔求饒的信，並

我是現役軍官，一架敵機沒打下來，還拿的那門子的謀！」

錢：鄧鴻藻在本部祇呆了幾個月，就自己請調到學校當教官來了。

英：是舅舅那學校麼？

錢：是的。他到學校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藉學校的飛機練習他的技術。將來好重上前線。

武：學校也有驅逐機麼？

錢：那時學校還在籌備期中，祇有一架極老極老的老霍克。

武：老，沒關係，是驅逐機就得。

錢：鄧鴻藻也是這樣想的。可是教育長對他說：「你飛這架飛機是可以的，可是不准做特技。」

武：不准做特技，還飛個什麼勁兒呢？

錢：是啊。他嘴裏答應着教育長，肚子裏可說：「我有把握。」一升到空中，他立刻就作起特技來。

英：他做什麼來着？

錢：先是連翻九個筋斗，接着，倒飛了二十三分鐘。

武：好傢伙！

錢：好傢伙？巴！就是這一傢伙，翅膀飛掉了，機身像炸彈似的掉下來！

英：哎呀！

陳：那教官完了！

錢：事後檢討，鄧鴻藻違反軍令，亂做特技，是不應該的。可是客觀地想起來，空軍軍人一般都

有這樣一種傾向：第二線的想上第一線，地面工作的想改服空中勤務，這實在是值得驕傲跟安慰的。

武：將來我做了飛行員，一定也是這樣！

英：千里，現在要派你當個站長，你幹不幹？

施：（這時她的感情複雜透了）小英，你同媽一塊兒下廚房看看菜去，舅舅怕的要餓了。

錢：（攔阻）不要去了。隨老媽子去弄罷。這兒還得正起勁，而且我也不餓。

——施太太只得又坐下。

——大家休息一會。錢志成又喝一杯茶。

武：舅舅，接講第二本。

錢：第二本，講什麼呢？

陳：教官，不——

錢：你就喊舅舅嘛！

陳：你給他們講一段謝郁青跳傘罷。

——「跳傘」兩個字引起了施太太的注意，可是她仍舊不參加他們。

錢：這回輪到你講了。

英：對了，千里，你講罷，讓舅舅歇歇。

陳：（情不可却只得講，可是在那位「伯母」面前他的嘴巴有點滯澀，因而故事講得不及錢志成動聽）謝郁青也是航校二期的。

武：也跟舅舅同學？

錢：他學的是轟炸。

陳：二十七年秋天，他帶着一隊飛機轟炸廣德宜興

那一線上的敵人。

英：是陸軍部隊麼？

錢：是的。我們的轟炸戰士可不像敵人那樣，老遠

說我即返國，不久就可歸家拜見。信寄出，我好像已得到母親的饒恕，多年的積悵不安，立時解除了許多，週身頓感輕鬆。

九月末好容易返國了，啊！兩年多的闊別，祖國各處益顯貧苦，然今抗戰勝利了，過去為抗戰忍受的一切艱苦，總算有了報酬，所謂「苦盡甜來」，人人現都忍着苦，滿腔渴望着甜的來。

爲了早日安慰母親念子之心，所以歸國後我的信一封一封的寫去，並翹企着家信的早日覆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寄母親的信已不下數十封之多，但是這些信都如石沈大海渺無消息——覆信沒來，原信也不見退回。——我開始又陷入了苦悶的境地了。

敵人在時，我不能回家，但家信還可通；敵人走了，我不但不能回家，就連信也不能通了！我不明白，爲什麼趕走了敵人，還會有這種現象呢？唉！恨心的人們！可憐的燕雲！

敵人已經倒了，我們真的還要再「打回老家去」！那未免是太不聰明太悲慘了吧！

勝利迄今已有七八月之久，在我苦悶失望之餘，我謹以赤子之心慶祝全國各地的交通郵電早日恢復！八年的抗戰全國不知有多少家庭拆散，骨肉分離，這些流離失所不幸的人們，對勝利不敢懷什麼奢望，只乞求能回家或等着看看歸來的骨肉，假如這點乞求都討不到，那麼使他們能通通信，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已離母親十年了，但母親還能再活幾十年？我凝望着北方，我才悔恨我瞞着母親幹了空軍，我悔恨我遠遠地離了母親。

的奔了來，花費了極大的本錢，來了連看都不看一下，椰！椰！椰！幾下子把炸彈扔完，就算交了差。

錢：我們的轟炸機到了地頭，總先仔細找尋目標，汽油炸彈不是隨便糟場的玩意兒。

陳：謝大隊附飛到廣德的南郊，突然在一大片平原上發見了一簇奇怪的叢林，他想：「地方我來過的，從來不見有森林，而且樹在這麼矮的時候決不會長成這麼一大片的。」

武：是敵人偽裝的罷，陳大哥。

陳：謝大隊附跟你意見一致。他心裏略一考慮，馬上決定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於是，一個信號發出來，幾十噸的炸彈全都落到這樹林裏頭去了。

英：炸死多少敵人？

陳：事後接到情報，這一炸，至少七千多敵人完結了！

武：好戰果！可是這跟謝都青跳傘有什麼關係呢？

陳：還有下文呵。謝大隊附看見自己任務已經達成，就向東南繞一個大圈子，朝着基地飛進。

英：爲什麼要繞圈子呢？

錢：怕遇到敵人的驅逐機。

陳：可是飛着飛着，他們終久還是遇到了：二十七架，編成梯隊攔住了去路。

武：謝都青怎麼辦呢？

陳：轟炸機不是驅逐機的對手，何況數量上又大相懸殊。謝大隊附只好嚴密地編着隊，一面抵抗一面奪路而走。

英：走出敵人的火網沒有呢？

陳：敵人狡猾透了，他們一下子就認出了謝大隊附那架飛機是領隊。十幾架飛機，九架六架的編着隊專門向他一人攻擊。謝大隊附的飛機損壞了！

英：怎麼辦呢？

陳：謝大隊附知道高淳一向是中國游擊隊的防區，估計着前面應該是高淳了，他就打手勢叫助手們跟着他一齊跳傘跳出去。他張傘張得很晚，爲的是避免敵人用機關槍追擊，懸在空中幾十個筋斗一翻，他就翻得暈頭搭腦的了。落到地上的時候，他疲乏極了，勉強睜開眼看了

一下上面翠藍的天蓋，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武：什麼都不知道了？他死了？

陳：沒有。隨後他又醒轉過來，醒來的時候他已經到了老百姓的家裏。

錢：老百姓對他的那分兒熱誠，真是使人感激得流淚。

施：（忍不住加入談話了）說到老百姓對落難飛行員的熱誠，我禁不住想起英武在杭州的那次失事來。那已經是十一年前的事了。

錢：對了，姐夫那年要不是老百姓救護，餓乾在深山裏却沒有人知道。

施：我趕到他失事的地點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住在老百姓家裏三天了。你們知道，他睡在哪兒？

武：哪兒？

施：人家新媳婦兒床上，那是他們家最好的一張床，一間房。老太太的犧牲更大了，她把最寶貴的老母雞接連殺了五隻，作湯給英武喫。

錢：還有那個小孩。

施：對了，臨去的時候，他們那個胖孩子巴達把他的悶葫蘆罐砸碎了，他拉住我的衣裳說：「太太，那位從天上下來的先生衣裳扯破了一大塊，我把我的這點兒儲蓄送給他買件新的，不知道够不够？」我，我的眼淚花花流下來了。（現在她的眼淚又幾乎流下來）

——大家感動地嘆息着。

武：舅舅，把你自己的戰史給我們再講一點兒，好不好。

錢：我自己的，沒什麼可講。

英：一定得講。要不，你的大小朋友今晚上不讓床給你睡。

錢：我講一位學校的科長，給你們聽。好不好？

英：也好。

錢：駐在我們學校的一個大隊，有一次新到了一批驅逐機。這批飛機性能好極了，可是在試車的時候，發動機架架都有雜音。隊上的人跑去報告了大隊長，因爲怕貿然飛上去出了大事，連人帶機一齊毀滅，這筆損失對於國家可太大了，大家都認爲應該先報告上級，等派高級技工人員來檢查過再說。

施：這是應該的，拿生命做孤注沒意思。

錢：可是警報來了，放着飛機不用，讓他停在飛機場上揮炸麼？

武：那怎麼辦呢，在這危急當口？

錢：學校一位飛行科長聽見了，跑到機場，聽了聽那雜音，他不怕，一個縱身進了座艙，他在天空表演了十分鐘的特技，安然回到地下。

武：這樣一來，隊上的人都願意了！

錢：敵人來的時候，他們劈里拍拉給了他一陣好打，幹下來四五架！

英：那位科長呢？

錢：他自請處分，因為亂用別人的戰鬥機，可是上邊來了回電——傳令嘉獎！

武：那雜音究竟是怎麼回事？

錢：新牌子的發動機，聲音聽着別扭，其實沒毛病。

英：（已經猜着了）舅舅，那飛行科長是誰呀？

錢：（微笑不言）……

陳：啞，就在這兒。

英：（歡呼）哦，Hurray！舅舅萬歲！

施：弟弟的英俊，不減當年。

英：舅舅還得給我們講「新事」。

錢：不說了，不說了，舅舅累了，喫過鐵蠶豆，應該換點兒花生米了。

施：去年重慶大轟炸的情形，你知道麼？

錢：知道一點，他一來總是一二百架，目標老是飛機場，跟嘉陵江沿岸的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的新建設。敵人擊這麼大的賭本來跟我們壓寶，是划不來的。現在冬天，我們加緊充實自己，等開春，大批新飛機來了。我們得給點顏色敵人看看！

武：我們又有大批新飛機要來麼？

——陳千里施小英相顧會意。

錢：唔。第一批這一兩天就到。

陳：不久我也要到邊境上去取飛機呢。

錢：哦？那更可見我所說的有根據了。現在我鄭重地告訴你們：中國的飛機是不缺乏的，缺乏的是源源供應上來的後繼飛行員！

武：舅舅，你看我怎麼樣？

錢：標準的空中戰士！

武：那麼，舅舅幫幫我忙罷。

錢：你有這志向麼？好小子！（從懷裏取出報名書保證書等）報名書，保證書，都給你帶來了。（拍胸脯）一切責任在我身上！（對施太太）今天一二八，我帶你兒子去考空軍，這是提醒他誓報父仇的意思。姐姐，你一定高興極了罷？

——施太太啼笑皆非。回答不出話來。

武：媽媽不一定高興極了，可是我要告訴舅舅一句話，舅舅準會樂出眼淚來的。

錢：什麼？

武：（驕傲地）我已經考取了舅舅那個學校，我已經是舅舅的學生了！

錢：什麼？你再說說看？

武：只要舅舅在這保證書上蓋一個章，就一切完備。

錢：好小子！好小子！（使勁拍少武的背）

施：弟弟，要喫飯了，等下子再談這個，把保證書先交給我替你們收起來。

——錢志成毫不游移地遞保證書。施太太伸出來接。剛要拿到手，門外突然有人敲起門來。

錢：（縮回手）誰？

施：請進來。

——朱委員偕同新聞記者文藝作家抱着許多慰勞品一同走進來。

朱委員：施太太，今天我們代表全市人民團體，來向您致敬，同時，也奉送一點點小小的慰勞品。

施：不敢當，不敢當。收東西，尤其不敢當。

朱：別客氣，理當的。（介紹）這位是名記者牛先生，這位是文藝作家楊仁先生。

新聞記者：（出名片）這幾位？（指錢志成他們）

施：這是舍弟錢志成……

朱：哦！久仰久仰，錢大隊長！（握手）

施：他現在不做大隊長了，在飛行學校擔任飛行科長。

記：那更好了，那更好了，飛行科長為國儲才，責任更重大。那幾位呢？

錢：這是我甥女施小英，那是我外甥施少武，已經考上了飛行學生，一年後就要出來跟敵人幹了。

朱：了不起，了不起！那一位呢？

錢：驅逐大隊的分隊長陳千里先生，有五架的殺敵紀錄，現在是我們一家了，他是我姐姐的嬌客，女婿。

——施太太瞪他一眼。

——施小英怔怔一下，接着又和陳千里相視一笑。

朱：（向施太太道喜）恭喜恭喜，多嚮請我們喫喜酒呢？

施：（客套的漫應着）沒有沒有，還早呢。

——小英千里以為母親認可了這件事，不禁喜

形於色，趁人不見，偷偷互相提了提手。

文藝作家：（半天不說話，可是說起話來一鳴驚人）

這叫做「一門飛將」！

朱：一門飛將，好，這四個字恰當極了。將來真是

歷史上的一段佳話呢。

施：請坐罷。小英，少武，你們倒幾杯茶來。

——大家就坐。

記：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們正談得興高采烈，是不

是在談空軍戰績？

武：是的，舅舅已經給我們講了半天了。

記：不能再講一點，讓我們飽飽耳福呢？

朱：你好整到報紙上去發表，是不是？

記：噫，

錢：也可以。

作：我根本反對。咱們今天來是負着慰問的使命的

，不應該吵鬧施太太。我們要聽錢先生的講談

，應該特爲約集一個茶會。只是不知道我約的

茶會，錢先生，施太太各位肯不肯賞光呢？

施錢等：當然當然。我們一定參加。

作：那好極了。我另外還要請各位告訴我一點各位

的生平，我把他們詳細地記載下來，整理一下

，寫成一部作品，名子就叫「一門飛將」，或

者叫「空軍之家」。

記：偉大偉大！

——施小英捧蛋糕來。

英：我們的平凡的事蹟，能够得到楊仁先生用天才

的筆來加以描述，我們真是太榮幸了。但不知

楊先生什麼時候可以寫成？

作：（以叉執糕，認真的思索）一年！一年完成！

今天是一月二十八號，我當着諸位發誓，在今

年十二月三十一號以前，我一定完成「一門飛

將」的初稿！

朱：要是到期不能交卷呢？

——作家以叉指太陽穴，情勢非常嚴重。

朱：你要自殺？

作：我決不自殺！我將集中我的生命力的全部，繼

續努力，在下一年的年底以前，必定能够完成

！

——全體哄笑。

施：楊仁先生真是一位有趣的人。

朱：（看表）我們可以走了罷？

記：我要求施太太施小姐允許我替你們五位合照一

張「一門飛將」。（不等允許，就取出照相機

來）

武：好極了，好極了。舅舅，我這便帽戴得合式罷

？要不要再歪一點？

錢：沒挑剔。你這準空軍氣死真空軍！（站起來走

到記者面前，豫備被照）

——小英千里牽着手也走過來。

施：（只得也走過來）我希望牛先生不要把這照片

發表出來才好。

記：我負責，製版一定製得清楚，並且擱在白新聞

紙的報上發表。

施：（不便再說）哦，那沒關係。

記：請施太太站在正當中。

朱：陳先生跟施小姐再靠攏一點。

記：還得靠攏一點，不然，顯不出親密來。

作：手，牽起來，這個姿勢。（作勢）

——千里小英相顧而笑。

記：（憂的一聲照完拍）好了，謝謝，謝謝。

武：我們應該謝謝牛先生呢。

朱：我們走了。我還有一個會呢。

記：好，再見。

施：再見。

作：錢先生，施太太，我的茶會一定要到呵。日子

定了，我專函奉邀。

錢：準來準來。不送呵。

——三位客人走出去。

施：少武，你去送送。

記：（翻身把門堵住）不要送，不要送，以後我常

來的。

武：好，牛先生，慢慢走，照片印好送我一張呵。

——趁着送客混亂之際，千里小英依偎着溜進

小英臥房去了。

施：這班人真有趣味。

武：媽，你現在可以答應我進飛行學校了罷！

施：爲什麼現在可以？

武：明天報上就發表出來咱們是「一門飛將」了。

我，我不是一個小「飛將」麼？

施：報上儘管發表報上的，咱們還按照咱們的方針

做，報上發表的事情有幾件是真實的？

武：可是媽已經答應姐姐跟陳大哥結婚，媽爲什麼

不答應我進飛行學校？媽偏心！

施：我沒有答應姐姐。

錢：（茫然）什麼？你們說什麼？

武：（訴苦的）媽不准我進飛行學校，我先擊回來

的一份保證書就被媽扯碎了。

錢：什麼？姐姐，你不讓少武學飛行，給他爸爸報仇？

施：飛行太危險了。弟弟，你姐姐只有這一個兒子，你姐寂寞了整九年，辛辛苦苦的，好不容易才把他拖到這麼大。你得體諒姐姐的心。

錢：（毫不體諒的）你是留學生，你是大學教授，你怎麼會有這種落伍的見解，吝惜自己的孩子，不跟他報效國家？

施：我跟他報效國家的。我決意讓他參加國防工業的部門。

錢：你以為國防工業就安全麼？沒有強大的空軍抓緊制空權，你就睡在家裏喫飯，也還是不安全的。去年敵機轟炸重慶，你知道，就有好多認真工作的技術人員，在他努力趕工的時間，跟他的工廠同歸於盡了。

施：這危險性究竟比較小。

錢：飛行的危險性其實也不大。這幾年，飛行的技術逐漸在進步，中國的空軍逐漸在發展，將來總有那麼一天，駕飛機會跟開汽車一樣平常的。

施：你姐夫是駕飛機作戰死的，我永遠不會忘記。

錢：你兄弟駕飛機作戰，已經三年了，可是祇不過受了幾次傷。現在他依舊生龍活虎似的。

施：（有點相信）弟弟，真的麼？將來飛行真的不危險了？

錢：將來中國空軍數量愈來愈大，本質愈來愈高，跟敵人成爲均勢的時候，我們就更沒有什麼危險了。

忽然，小英屋裏發出清脆婉曼的歌。一支有名的戀歌：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heart

——客室裏寂靜了。

施：（眼睛凝視人像，如癡如醉的）十幾年前，我站在鋼琴旁邊對着英武唱過這支曲。我把他教會了，現在她也對着她所熱戀的空中人唱起來了。（陶醉於過去的青春熱戀的回憶中）

錢：（聲調裏也注進了柔情）這支歌甜得很。

武：（小聲地）這叫Let me call you sweetheart

——窗外有大批飛機的鳴叫聲。錢志成施少武一齊跑到窗口去張看。

——聲音漸大。隔壁歌聲琴聲戛然停止。

錢：（大呼）新飛機！我們的新轟炸機來了！九架！又九架！

武：那兒還有九架呢！

錢：那邊，也是九架！九架……嘿，八十一架！第一批就是八十一架！

武：以後還有罷？

錢：多着呢！（簡直是吶喊）中國是不缺飛機的，中國現在缺的是駕飛機的人！你們這些做母親的，趕快把你們合乎飛行條件的子弟獻出來罷！

——施太太也跑到窗口，向外張望。

——機聲更大了。

施：（在機聲嗡嗡中）九年前的今天，我獻出了我親愛的丈夫；今天，我又獻出了我辛辛苦苦撫養大的骨血——我的唯一的兒子！

武：（雀躍）媽，你說什麼？你再說！你再說！

施：媽讓你進飛行學校了。

武：（跳起來擁抱媽，只一會，又跑到舅舅面前）舅舅，給我在保證書上蓋章罷！

錢：好！（蓋章後，在少武背上使勁一拍）小子！好好兒幹罷！

武：還有一個保證人，我找陳大哥做。（跑向小英臥室，推開門，他忽然大笑起來）看見麼，看見麼，姐姐跟陳大哥——

——（回頭）媽，真笑死人了！（一面往臥室跑一邊說）給我蓋章罷，陳大哥！媽許我進飛行學校了！

——蓋完章，三人一塊兒走出來。

英：（滿面春風，伸起手）媽，你瞧！（一只寬寬的扁扁的金戒指在手上）

施：（含笑，真情地）祝你們永久互愛，永久快樂！

——電話鈴急響。

錢：（接電話）喂，你哪兒？……我施宅……找誰……

……陳千里？……你哪兒？……（對陳千里）

哦，飛機場打電話找我！

陳：（接電話）喂，你哪兒？我是陳千里呵，——

哦，大隊長，有什麼事？……明天早上就出發邊境取飛機去？……好極了……現在馬上就回來？你有訓話？……好，我就來。（掛電話，取帽子）小英，我走了，回來見，大隊長派我

明天就出發取飛機去。（握她的手）

英：幾天回來？（戀戀不捨地）

陳：大約三五天，也許三兩天。伯母，教官，不，舅舅，我先走了。

施：你不喫了飯去麼？

陳：不能等了，大隊長叫我馬上回去。

英：（叮嚀）取了飛機回來，馬上來呵。

陳：當然。（欲出）

施：（追上去）千里，你——你是我的好女婿。（

拉拉他的手，表示「前嫌盡釋」）

陳：（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媽！

錢：（對少武）我帶你到南校場去辦手續，招生委員我都認識。

武：我們跟陳大哥一道走。

——三人出。

施：早點兒回來吃飯呵。

英：以手（送吻）千里，路上保重，回來就到家裏來，最好先打個電話。

——飛機聲又出現。母女二人跑到窗口張望。

英：第二批飛機又來了！

——聲音漸大。

施：九架！九架！

英：三隊，四隊，三十六架！又是三十六架！

施：（樓下）弟弟，少武，手續辦好早點回來吃飯

呵！（接着又忙忙的看天空）是的，又是三十六架！

英：（向樓下）千里！路上保重！回來就打電話給我！

——機聲愈來愈大，顯然飛機已經飛臨頭頂上

在母女歡呼聲中——

——幕——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小暑十月生日之年後脫稿

人造生殖器官

捷夫

德國法西斯在這次戰爭中，曾殘酷地施行了毀壞生殖器官的罪行，蘇聯有一紅軍上校就是受害者中的一個。

蘇聯紅軍的外科醫官阿那脫·弗雷姆金，對這種疾病獲得了成功的治療方法。去年春天他治好了這紅軍上校。

他是從病人的下腹取出一段管狀器官，又從肋骨上取下一條軟骨，再從同血型的新死者的身上取下睪丸和腺，他不把這腺放在陰囊中，而是放在脾肉中的一個袋子裏，使

得許多小靜脈和大靜脈相聯起來，保證供給足夠的血液。

這紅軍上校經弗雷姆金醫官的治療之後，便又能統帥他的軍隊了。陰陽怪氣的聲調，既不再聽見，並且臉頰上又長出了鬍鬚，對於女性又開始發生興趣，可以享受正常的性生活了（但不能生殖，因為弗雷姆金醫官，還沒有試驗把柔軟的儲精管連結起來）截至現在已有不少喪失生殖器官的病人，經弗雷姆金醫官治好了。

中國第一本研究
航空心理專著

航空心理學

著作者：桑燦南

出版者：成都桂王

橋東街西

八號今日

新聞社

定價

國幣八百元

中國的空軍出版社叢書

集體寫作：
航空生活 (再版)

共分三部：
第一部，戰鬥報導。
第二部，空軍訓練描寫。
第三部，學飛經驗談。

集體寫作：
空中搏鬥
空軍部實可中學
幾位真，期樣
好者，的裏，後怎
是記入從抗戰是
這軍生入從抗戰是
軍隨軍生入從抗戰是
隊出軍生入從抗戰是
報導導導導導導導
以看出抗戰是
，我空軍的
姓天

人 朱民威 著
像 (再版)

包括八篇傳記；八位主人公都是在
天空中殺敵成仁了，作者將每一位的
出身、個性、作戰經過以及戰死，都
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風歌天 著
怎樣學飛

作者是一個飛行員，曾任飛行教官
。本書是作者的學飛心得，也是授課
經驗談，有志學飛的青年不可不讀。

均 已 出 版 各 大 書 店 均 有 出 售

稿約

1. 航空理論。報導。速寫。小說。翻譯。及照片漫畫等，一經刊載，文稿每千字致酬四千元，照片每幀二千元，畫稿每幀四千元。(如欲自定稿酬，可附函聲明。)
2. 來稿須用稿紙繕寫。
3. 刊用各稿，本刊有優先集印叢書之權。
4. 請勿一稿兩投。
5. 三千字以上之文稿及照片漫畫，附足郵票者一律退還。

徵求基本訂戶

1. 本刊為普遍供應起見，特徵求基本訂戶二萬戶，每戶預收法幣二千元，按期優先寄遞，至書款完畢時，再行通知。
2. 一次訂閱一份者，按每期定價九折優待，五份者八折優待，十份者七折優待。
3. 平寄不另加郵資，但掛號航空快遞等郵資由訂戶負擔，概在書款內扣除。(用何類郵資寄遞，務請註明。)
4. 本刊新出叢書，基本訂戶有優先購買權，並照定價八折優待。
5. 訂戶書款概收現金，但郵匯不通之處，可用十元郵票代金。
6. 書款請匯交南京建康路郵局轉本社。

中國空軍出版社第一類新聞紙